



續耳譚

三四

續耳譚  
卷之四

服部文庫  
117  
83  
2



117  
83  
2

新刻續耳譚

三卷

龍異

玉龜

朱塔戶

楊文理善吟

男化女

燕周

王文捕許妖

人妖

李學士窮身

鵬精

三應夙寃

巨賈還妾

典史中狀元

嚴都堂剛鯁

楊公不

馬致安不淫

吳訥不貪

火異

窮塚大異

徐文定公

繼子

捐金活婦

釋女鞋疑

李玉神異

螻蛄出囚

烈鷺

王伯讓

徐用禮題劉阮天台圖

王尚文咏棉花

孟小姐惠日菴番題

高季迪詩名宇內

鹿鳴堂前不簪花

蛇渡船

白精

龍取蛛珠

寄姬不辱

奇姓

夢雲神語

舉子更名

諷語

執格

已丑榜進士

死猶顧親

犬異

黃鐵脚

傅海不孝弟

孝順王

徐誌不屈

詩史

題李白墓

于節菴清風讚

鬼計

呂公井

蘆王廟

吾進士

程烈女

九日壓頂

斷頭港

再世夫妻

蛇附食

魂附

白洋龜異

江十八

米中下水

人童戲

于保兒還鄉

髑髏怪

牌額

朔漢三銘

私印對偶

譚公卓

王汝英說

張進士

憨皮袋

持迦香

常州二守

徐尚書

破鞞令

陳通判公庶

割心療病

潘爛頭

僧救公子

雷蓬頭

呂疔瘡

趙頭陀

半個里長  
雷擊淫男  
蛇鼈交化  
安翁遇仙  
張皮雀  
張刺達

結耳譚



李言

寫程沈奇

沈垣

撫東戴君賜

繡谷唐伯成

龍異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未申時常熟有白龍一黑龍二  
來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吐火燄  
角皆現轟雷掣雷猛雨狂風居民三百餘家屋  
去船十餘艘墜地為齏粉瓦石梁柱樹木星散  
十餘人至酉戌時三龍乘雲望東海而去是

夜乃止

玉龜

南京紫金山即古之鍾山蔣山也

高皇陵寢

土數尺見一玉龜頭頸長數寸口目足尾儼然皆真今昔  
夕晴而腹下有水則燭雨而腹下燥則晴其異如此余  
庚子秋謁陵請之守者得覩膚理細澤數墨玉然又聞  
有九玉龜掘出飛逸其八眾人急掩之僅得一龜存  
候考

朱塔戶

朱達悟滑稽之流睚眦必報或訛呼其名為塔戶  
已有與交者折簡昇僕往速朱飲僕及其門問焉  
吾是也遂覓一石重百斤書其上曰來人稱塔戶頑石厚

鬼死之果歸子已竄矣覓三年始獲聚其屍以祭毋異遂請

告不出夫夫人暴卒已為異至于以孫弑祖以父殺子其罹

慘矣非厲鬼為祟斷不至此嗟乎為鑑者柰何一念

吾至此乎

許妖

山之小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欲鉤致婦人

為亂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為神佛遂鼓動一境皆往從焉其

人居一室中人不許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其

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久其毒特

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婦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

其目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見諸

鬼神相愚為知者于是深信之以為誠佛也道師坐一大竹籃

中令婦人曉未抱持傳道婦人不肯者則請令小兒摸其勢果  
若天闢者于是競不疑之及親體則迫而淫焉婦人或聽或不  
聽無不被汚而出不敢語人故其後至者不絕有沈三娘者與  
之淫尤密每招村之婦女來傳法則並汚之身恒所畏  
人亦幾百數時都指揮翁某新至欲以此立功求陞百戶  
之遂曰都御史王丈張良其事文時以賑濟在蘇亦有喜功  
遂合乃發衛兵五百人往收之知府汪濟指揮使謝  
復為前哨妖黨初但以淫人故為左道實未敢為  
死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其類惑之者執竹鎗田  
之許道師坐一石上衛兵列陣而對之其黨曰汝軍  
家勿動吾師少誦一呪則汝等來者皆死衛兵惑之果欲退走  
中一卒曰賊首坐在石上何難擒也馳突前至道師所執其衣

續擒之餘皆盡縛無脫者蓋將三百人馬皆以檻車載送建上  
尚書下諫在兵部深知其飾功止特奏陞翁一級餘並不遷賊  
區共運誅者三四十人沈三娘者亦與在焉

妖

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貴  
以教室女刺綉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  
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于目防由是人益重之庠生某  
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詒為妹賂隣姬往延寡婦至  
潛戒其妻將寢則啓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大呼生  
其吮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于官訊鞫之始桑名神年纔  
二十四歲自劬即束縛其足喬裝女態而為是圖富貴家女與  
之私者殆以中計法司以其事奏聞憲廟以為妖着法司

實諸極典云

李學士窮身

成化間有善摩骨相者遇李文達公賢徧身按抚以為此骨法必是乞兒至唇間大駭長跽曰貴格在此當屏一品時賢未第眾皆疑訝未信後賢登第為大學士始服其神相公生平如繪則體癢必解去方止蓋二歸三昧之理中藏巨壁人耶何其勘破塵世也

負豪侈甲于西蜀家園周遭數里中蒔花叠石備極其最勝者仙人塢瀉瀉灘滴翠樓跨虹棧却月亭諸處鑿巨池四岬各設一院每院歌妓數十以年稍長者主之月夕與鸞駕一舟名烟水鳥者往來池中凡至一院歌曲喧然真如

天臺閣塵世丹青不花贈以鵬精其色碧紺以油囊囊之外加錦帶束之臍下狎美人通夕不倦曉則解之次夕首姬皆不勝苦一夕少姬竊精投之池中主偵得之取試余猶夕擁數女而睡面若桃花豈兼馴內養歟陳

夙寃

祭酒應期嘉靖乙丑狀元家居不緝臧獲頗橫御史彭

鋤豪博風勵名及按湖蠻踴訐告祭酒縣令張

彭吉且厚索未厭概罪范僕逼其子致鳩死所散家貲殆盡

鄉民猶環集呼詈祭酒不堪懸榻而死時萬曆甲午夏其配吳

夫人抵都擊鼓鳴寃范曾為今上儲傳聞之震怒初錦衣衛

官校械彭張建鞠彭罷官張論遣謂范彭張乃三應相值亦夙

寬也

巨賈還妾

惠州山人杜以唐妾名紫薇花幼年秀慧杜甚嬖之嘉靖末移

湖湘舟次龍浦遇盜至家人踉蹌登岸盜劫其貨及盜去家

心失一妾竟無踪跡隆慶己巳杜至合浦巨賈于

網兜膝潛淚下禎問故杜曰此類吾妾手澤語訖不

禎為感動頃入見已妾亦悲咽再三詰之妾曰我實

向緣遇盜失于龍浦為人挾至奉公中櫛適聞來客

乃吾夫也禎嗟訝曰有是哉吾為慷慨男子豈以

愛斷人夫婦耶遂不索其直而還之

典史中狀元

字晉中為初以鄉舉歷代州校官改泰和典史宣德間擢進士

第一官至少宰兼大學士蓋典史乃未入流之官故得與諸生

校試云

吏部堂剛鯁

中為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

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于樂橋深

自隱諱與齊民寺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

毆之西軍訟于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

也曾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的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

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

者即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

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特負其頭

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



云老人家為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共武遺臣任  
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老時法度  
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先輩朴

手

人有厚德從軍武昌與廬陵楊文貞公布衣  
為景一帝潛邸官僚居京師乘驢鄰翁老  
公聞賣驢徒步夕雨水溢鄰穴垣瀦水公家  
競公曰天不恒雨晴當自涸鄰葺垣復侵公地公亦  
不較作詩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此也不妨金水河  
命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馬

馬致安不謠

馬致安其先西域人致安生中國讀聖人書用變夷俗故  
猶大肉訓蒙自給貧不能娶僦敝廬而獨處鄰有娼婦暮夜叩  
門即之致安曰汝為士人妻今則未亡人矣乃不自檢如此又  
絮士乎而况與汝藁砧為友乎可速去遂堅扞其戶婦  
慙而去

員訥不貪

字敏德蘇之常熟人為御史巡按貴州得代而還例言三  
言得失其都司官以黃金若干兩于人迹不到之處追而送之  
訥不啓其封作詩題其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  
灘若有賊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後以都御史致仕為時  
名臣年九十而終

火異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震雷颶風西地方有火如箭墜一旗上如燈籠有卒撼其旗火飛上竿首卒衝發火鏡之其火四散各寨鎗上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萬春北寨鎗上俱有火八月山東秦始皇廟夜鍾鼓自鳴火起桑上討燔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祝融氏固自變幻然未此之奇者

異

從來遠矣而徽人尤重之其平時構爭結訟強半為修民朱從志等數十人詭知地術杜撰妖書創製鬼印鐵車桿械鑽石掘磚無堅不入窺已驗之地盡誘豪貪以圖厚利每發塚時必外張皮帳以掩燭光布盛草土以覆故跡穴大如斗而賊徒朱明號穿山甲者緣穴出入其捷如神毀棺

任從簸弄或男女相混或一擲數骸或入贖骨以襍真或出骨以入贖如是者數年毒流縉紳之家不下數萬萬曆己亥歲事發坐死者十六人論遣者四人擬徒者三十餘人其脫逃者在乎不劫人之財而劫人之命脉不殺一二人而殺千萬採生罪浮于劫奪真出于耳目見聞之外而律文不其切齒可勝道哉

徐文定公

文定公初試京師夢至一所若今文淵閣者上有三老立焉授公匙鑰一握公出至門密數之其匙滿六後公入仕司經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內閣司印果六又公為詹事時服闋至蘇城聞王時勉名醫也令診之時勉以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脉素有異時勉曰若是則無妨也然終不樂次謁范文正

公廟少懋息忽夢一衣冠偉人來謁曰勿憂也公之壽年還有  
兩千覺而思之以為二十年也其後二十二年卒蓋年之為字  
兩一合為二十二云其神驗如此

繼子

白希郢中人為徵仕郎無子不欲以侄繼抱屠家子子之後希  
八年仲冬偶客過訪番宿側室東方未明聞有奔走聲客起  
數輩或仕服或儒服或青服徘徊顧盼若有饑色又  
小腰神一刀長尺許跟踉而進竟入室後少頃陽陽鼓  
數人頓足嘆曰舌矣休矣又不得殮矣凄然而退客驚  
愕莫解備審之伊家老蒼頭云是夜以長至令作祖考祀其持  
刀者主人之父也頓足去者其印氏宗也嗟夫以希之謀謂已  
能世享其業而不知死後之不得一飽也向使以侄為子則

變原自相通誰能攘之雖不可謂希無子而白氏之世澤從茲  
斬矣張光祿談

捐金活婦

粥偶往江干見水中一少婦起之問所由則夫行賈久  
不歸以為死也夫囊稱貸富人金將沒入婦義不辱也粥即出  
三十金濟之且給之曰吾子而夫友也而夫實不死此金而夫  
所致也婦得金免于難粥竟不言名姓踰月夫果歸婦告之故  
則未有所謂友人致金者也婦跡之不可得第日夜焚香禮佛  
祝之比粥且死而始以語諸子郡人爭傳其事知為粥異哉為  
善而惟恐人之知也後孫時應官吏科給事縉紳滿庭人謂陰  
報云郭祭酒談

釋女鞋疑

秀才棄榛晉上黨人館于富翁家忽孩子持女鞋為戲棄之館  
榛以為非雅掩之床頭以滅其迹一日主人卧其床見之遂疑  
榛之私于其妾也是夜密持利刃同妾往書室獨令妾叩門曰  
妾羨君久矣願侍枕席榛厲聲曰吾為此狗彘行即人不知能  
爾本良家婦何故至此不速去吾當語汝主人然  
疑終不盡釋後偶同榛坐談孩子復持一鞋出主人遂  
則事盡吐賓主益歡徐青宇談

### 王神異

曰李王專理陽間賊盜事因為塑像置小輿中往來若  
有求者虔心必應萬曆丁丑歲冬王陽沈司馬家偶數金置几  
上忽不見乃迎之未投牒數紙神即降小輿直入卧房擊碎火  
籠金果在几內又呼眾男婦譖之突撲一婦果盜金者拜地伏  
罪後失絲方議請王絲忽見于是人益畏禱之

### 螻蛄出囚

廬陵守太原龐企自言其祖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誣  
將上有螻蛄行其左右其祖謂螻蛄曰異哉爾有神能活  
叔飯與之螻蛄食之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異之乃  
復與食如此數十餘日螻蛄忽大如豕及報當行刑螻蛄忽掘  
壁成大孔乃破械而出後遇赦得活其家因以回節祀螻蛄于  
衢至今猶爾

### 烈鴛

成化六年鹽城太湖漁人見鴛鴦交飛獲其雄烹之雌戀戀飛  
鳥投沸湯而死漁人悲其意為棄羹不食人稱之曰烈鴛禽  
鳥微物乃能如此彼梁冀尚在而孫壽私交于秦宮夫君已亡

而息媯偷生于楚國何哉因賦烈鴛詩以愧不如鳥者烈鴛可  
悲雌已死雌依依寧同鑊中烹不向湖上飛生來相從不相舍  
如今奮翅同所歸何事楚宮媯不語露桃脉脉東風裏

王伯讓

王伯讓行貨于閩度馮公嶺見一人仆于道一婦守而泣一章  
負行李竚而俟王善醫視其脉暑所中耳即取藥畀之而去仆  
者遣童子問名氏曰我蘇人王伯讓也抵閩為貨滯不即歸明  
使裝以酒飲即主告別甫散去主遽殂厥妻訟王行毒王  
不逮郡倅訊鞫之閩牘見王名力辨其誣乃獲釋倅即向仆者  
事之相遇如此

徐用禮題劉阮天台詩

徐用禮號南州能詩往往有佳句本富家子以詩貧晚歲落莫

卒藉詩給口尤二香奩有南州集嘗題劉阮天台圖曰白雲蒼  
靄迷行路水複山重不知處行過礪谷有人家忽見東風萬桃  
樹芳香艷態娛青春花間得遇娉婷人五銖衣薄捲烟霧呖語  
便覺情相親神仙雖遇終離別千古佳名自傳說天台山水至  
今存桃源望斷空明月亦可詠誦

王尚文詠棉花

王尚文詠棉花曰采采西風雪滿籃禦寒功已倍春蠶世  
以開花艸無補生民也自慙石田沈啓南詠蠶曰衣被深  
動碧筐火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餐葉二月吳民要賣  
二詩亦可傳也

五小姐惠日菴題詩

五小姐校宮澄女嘗過惠日菴訪尼僧書其亭曰矮矮墻圍小

小亭竹林深處晝冥冥紅塵不到無餘事一炷煙消兩卷經此  
故並傳之

高季迪詩名字內

參政介之正未領咨議參軍事于吳慕高季迪才名  
三再強而後往因命題倪雲林竹木圖實試之也且以木  
山為韻季迪充口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  
心為惜酒在樽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其敏捷且嘆賞  
其詩延之因勸之仕季迪笑而不答時年纔十六又二年年十  
八頽而長矣未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蘆鴈圖  
命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翮垂沙澗  
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翁曰是子求室也即擇吉日以  
女妻焉

鹿鳴宴素服不簪花

順末蘇郡學生陳燧夢宴鹿鳴同坐者皆素服不簪花為諸  
朋輩言之或以為非吉徵後陳登成化戊子鄉薦揭曉前二日  
適太皇太后崩詔至明日鹿鳴宴果皆素服不簪花其奇驗  
有如此

蛇渡船

皂口驛下四十里有舟子夜夢人來渡至皂口謝銀壹錢  
怪之天微明舡艙內忽檢得紙包沾水猶濕開視之銀  
果如數而覓其人不得忽林莽中有蛇昂頭若欲渡狀舟子曰  
求渡者汝耶則密休後舡無驚前舡秀才也蛇如言入伏少頃  
至皂口舟子以杖叩舡語曰渡船者可上岸矣蛇以頸左搖舟  
左委蛇而去舟子停橈密偵蛇所住時有修舡船隻上人

以蛇忽嚙內一人至死復轉攢叢莽中去舟子驚訝以為前生孽也劉觀吾談

徐天明

徐天明不知何許人上書言國家災祥修短之數上惡其惑衆問曰汝自知死所乎對曰臣當死于緋衣小兒之手上故令一老千戶衣青押出斬之斬後方知監斬千戶姓裴名嬰蓋所謂非小兒也

白精

會稽章司理在任時往謁上官晚不能前適堡中有官署向以多崇勿輯章不得已而入宿焉心實畏之張燈危坐堂中隸卒百人環遶于外更餘惡風驟至燈盡滅是夜微有月色見二門忽開一白衣者擁數十輩傳呼而進齊至檐下拋磚投石多不中人即中者亦不甚傷達旦而去及門而止章即令人掘門下地深五尺有一古石曰潔白如玉旁有小石塊甚夥並起而碎之鮮血淋漓崇遂滅章奉安談

龍取蛛珠

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鬪而龍為蛛絲所困後有火龍大水其絲蛛不能為遂為龍取珠去蛛死黑水流山下身徑上八六尺又上江山間龍與蛛角取其蛛山震木折水湧數里居且有飄沒者吳兩江談百陽襍俎云蜘蛛大如車輪怪不之信由此而觀迺知六合之內何異不有未可以不見為誣也

寄姬不辱

維揚秦君昭少游京師其友鄧載酒祖餞既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某主事所買姬也幸君便航附秦弗諾

鄧慙之再三勉從之。迤邐至臨清。天漸暄。夜多端。納之幃中。直抵都下。定館。往見主事。主事以小車載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東報鄧公。且使知足下不孤。鄧公之托矣。遂相與劇飲盡歡。而罷。竊謂下惠之女。夜無所適。叔子之女。兩無所投。得已而留之。秦于主事。非有相知之素。鄧友之命。峻拒之可耳。雖能為柳為顏。然非常道也。

奇姓

天順甲申進士。孟茂音與陝同。英宗改陝。嘉靖己未進士。哀貞吉。世宗改哀。萬曆戊戌進士。小。又休寧醫人。團一元士。人卑自牧。與鎮江火桂林者。皆奇姓也。

夢雲神語

餘姚陽明先生。初名雲。以太夫人夢五色雲入懷而生也。而

未言。有一老僧。以名露天機。改今名。遂言。即不凡。姑蘇顧末原。名全。一日鄉間儒生。假宿于鄭文原公祠中。似聞神語。云。明日狀元顧鼎臣來。儒生謂庠中無此人。早起。忽見公入。語以夢。公曰。吾正將易此名耳。果以名中。狀元。

舉子更名

德清金明時。初名陵。萬曆戊子。夢中一金明時。遂改名明時。是科果中。又閩中解元洪世遷。夢神語云。今科中者。洪世武也。因改世武。及中。則嶺南人同名者。已卯科武林諸生李茂芳。夢閱試錄。有李雋才名。亦改名雋才。及填榜。主司見雋才。以為類。斷走名。置不錄。夫夢同改名。亦同。或中。或不中。或中他人。槩有定數。浙場揭曉日。舉人由貢院迎至文廟。每一舉人。則執役者十人。以一吏督之。近辛卯科。予逆旅主人。夢解元名周書濶。願



而長髯者及放榜解元乃毛鳳起而督吏為周書其貌即夢中所見者由此觀之非但舉子進取有數即一吏之微亦由前定豈偶然哉

諷語

陸式齋先生一日與張給事宴投壺中耳給事曰信是陸兵曹開手便中帖木耳陸答云可惜張給事閉口嘗學磨堯陸給事有慙色

軌格

西川常孝先善軌格有王旻者行賈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浴莫浴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教行途中遇大雨憇于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而行未幾屋倒獨得

免旻之妻已謁鄰人俟旋歸將欲毒之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浴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旻先浴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浴莫浴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不省因反自浴即受害旻驚睨罔測遂獨囚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牘旻悲泣言曰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矣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刑呼旻問曰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郡守曰殺汝妻者必此人矣遂捕之一訊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谷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數與明者旻也

已丑榜進士

大方伯咸陽雍公世隆為庠生時嘗夢盜一牛騎歸未至家牛主追及之反縛雍手以杖垂其背遂覺是歲登鄉薦明年已丑第進士乃悟曰身在牛上乃已丑也反縛綁也蓋已丑榜中進

士云

死猶顧親

劉福蘇衛人所居值石塔營西負甚恒稱貸負薪以給日日以所贏歸貸主滿一券則易券復貸一日貸券滿劉病作力疾齋券復往貸貸主羅洪然慮劉以病費所貸錢無所取償也遂拒劉憤恨劇病死劉之父時為人家廐卒貧無葬地火其屍後三日貸主暮從石塔醉歸忽見劉擗衣索券羅昏憤仆地昇至家雙目直視以拳擊牆若相搏狀指爪流血曰吝三百文不貸致我死何忍也家人知為劉羅拜乞免焚以楮幣祀以牲牢終不釋良久曰喚吾父來厚贈之家人匍匐強其父往以青蚨千為饋羅忽醒嗟夫若劉者可謂孝矣既死猶顧其親世之有而不肯顧者媿于劉多矣

犬異

朱明寺前民家有牝犬乳一子翌日有來詢犬者徘徊垂喘主疑而問之曰無他求一見耳引之見目睫有淚主益疑他日復至復不言如故自後三四日輒一至至輒以餅餌飼犬問之終莫言主給曰犬必妖也吾將烹之遂不令見其人懼曰犬吾亡父也夜夢語予曰業緣未盡墮君家犬胎明將誕矣必三載而後釋覺而怪之及來詢果符故不能捨主惻然欲畀之去曰伺云三載始釋不及期恐更他墮莫若君所也主遂不以犬視犬省之者亦如故越三載其人來泣請主畀之犬大不繫從至家竟斃然則輪迴之說恐亦不誣也

黃鐵脚

黃鐵脚穿窬之雄也鄰有酒肆黃往貫肆各與黃戲曰必竊若

壺他肆易飲是夕肆主挈壺置卧榻前几上鑄戶甚固遂安寢  
比曉失壺視鑄如故亟從他肆物色壺果在問所得曰黃某主  
詣黃問故黃用一小竿竅其中俾通氣以猪溺囊繫竿端從窬  
引竿納囊于壺乃噓氣脹囊舉而升之故得壺也

傳海不孝弟

傳俊生二子長曰海善經理足以備養而沮于其妻次曰小小  
孱且幼藉其父以食父老而康稔歲足自給且以給其幼弘治  
癸丑山東旱甚比得雨又淡旬不止漲溢通衢生理蕭索居民  
艱窘俊日一變亦罔繼往就海養海初以寔辭既而曰即養不  
能及其子父曰然則汝以養吾者養吾幼吾自圖之言訖去遂  
不見已跳入閘河死矣幼子嗣高來死所求父屍不獲遂赴水  
死觀者泣下嗚呼海不孝而不蒙顯像小小死孝而不被旌表

司民社者將得辭其責乎

孝順王

閩揮使王某少孤賴母氏撫育得世厥蔭官母卒浮屠氏曰滌  
屍穢水勿汚地則死者釋愆資福王亟命勿覆貯畱他器日以  
盃飲之越百日乃竭八閩咸稱為孝順王云他行尤有奇絕者  
王近四十乏嗣其妻為納麗寵以進王具冠裳焚香祝天曰某  
實不德天斬吾後吾不承天又汚一女子體吾不為也乃伏地  
長號妻懼而還之後連生二子噫孰謂夫不可格耶

徐誌不屈

合肥徐誌勲臣裔也眇一目其氣與詩俱豪少司馬長沙王公  
備典相契景泰中延徐至京語曰予閱將臣無踰君材者第失  
爵父卒難復已約大司馬于公矣翌日畢朝過我君少屈膝可

圖也非直友義當然選將亦吾職耳徐謝曰爵可失膝不可屈  
屈膝得爵後會當何如處明日干至徐竟不出遂罷嘗有詩譏  
邊將曰龍沙逆虜初回馬麟閣功臣已賜貂又曰丈夫若得封  
侯印不使胡人夜渡關觀此可想見其為人矣

詩史

天順中首相江右陳公薨于位有吊以詩曰何事先生蚤蓋棺  
薤歌聲裡路人憐填門客散恩何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海已  
無前日利冰山誰障舊時寒九泉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  
官亦詩史也

題李白墓

采石江頭李白墓在正往來詩人題咏殆遍有客書一絕云  
采石江頭一杯土李白詩石耀千古來的去的駕兩行魯班門

前掉大斧亦確論也

尹岐鳳

宣德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回田里而儒士應賢良方正  
舉者輒得八品官尹翰林岐鳳有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  
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于節菴清風滿袖

于節菴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寺卿前後幾二十  
年其赴京独不挾土物賄當路亦人嘗誦其詩曰綃怕麝蕊共  
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滿袖朝金闕免得閭閻議短長

鬼詩

有人泊舟采石夜聞鬼哭既而若謳吟者達旦大書一詩沙上  
云長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弔屈原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

誰識鴈行寬紅粧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尚倚門采石江邊腸  
斷處一輪明月照雙魂讀之真可憐哉

呂公井

吳東林山有沈東老者酒壚甚潔有黃縑道人類呂純陽者嘗  
就飲東老未嘗索金飲三年道人至井口葫蘆中出紅丹一丸  
擲井而去自是泉水香冽取造酒味極佳日飲者以千計家大  
饒三年後道人復來語東老曰吾報盡矣以葫蘆吸井紅丹自  
入道人忽失所在酒不復佳飲者亦稀其地至今有呂公井陳  
孺完談

蘆王廟

宣德間錦衣千戶孫表使琉球道過白石磯蘆葦蒼茂中一蘆  
獨巨表戲曰可稱蘆王自此蘆遂為崇舳舻往來必虔祀之不  
則風波掀蕩多不能保遂構廟曰蘆王廟表使還見神宇森然  
詰之知為蘆王立命毀廟崇遂絕

吾進士

吾謹姑蔑人中書廷介子負奇傲世嘗辭家登少華山學僊不  
就歸而群俠客擊劍弄丸蹴踘日飲胡姬肆每大醉騎出都門  
咸目之曰此非吾中書兒耶吾氏自是墜矣謹聞遂屏絕外好  
下惟三月試有司風動衣裾五色爛然有司怒將笞之謹曰請  
閱謹文後行笞可乎有司閱文奇甚又試五馬賦更奇有司大  
物色之已而鄉舉第四計偕京師時父故人為相謹往候會故  
人以事出五往不見後故人過謹亦五至不見故人心銜謹試  
禮闈不得魁比廷試又抑置第三甲憤志不平試館選詩曰  
突兀三山近蒼茫五嶽低致身霄漢上一掃淨紅霓見者益惡

其輕薄又不與選遂大恚不肯仕五上書乞歸乃徧交名流若  
山人孫一元者相與慷慨高論肆力研摩竟以是死漢人云斯  
弛之材泛駕之馬以在上所遇之豪舉如謹故人始屈抑之是  
矣乃卒聽其淪落不收視古休休大臣何如耶屠綈其談

### 程烈女

程女名菊英開化人雅脩閻德字同里張氏青陽富人徐某者  
慕程氏色百計圖之不得則賂權力者言于督府督府檄縣兵  
圍程氏程氏父死之繫其兄而逼程氏行于是盡縫其相衣固  
束懷短刀語嫂曰家有老母幸善事之從此逝矣遂行程氏兄  
赴縣官縣官利富人金五刑畢具程氏行至半途謂侍者曰去  
城幾何侍者曰十里乃就輿中以帶自縊而絕所司命禮葬之  
旌其家

### 九日壓頂

成化甲午陸君獻之赴試南畿夢九日墮壓其頂陸驚而寤  
友人以詢吉凶莫能詳解比揭曉獻之以易列名第八易之魁  
則徽州張旭也旭即九日之徵而壓陸之頂上陸是以不魁澤為魁云

### 斷頭港

東魯張鳴岐以進士來宰吳邑舟抵縣將升輿既曰事有前定  
也學諭汪有本問故張曰疇昔將遷時夢舟泊斷頭港疑為不  
祥今縣當水盡處適與夢符故慨云

### 再世夫妻

陸源予同舍生洪之兄源妻娘將媿源夢見一翁一媪翁謂源  
曰吾兩人當再世夫婦吾為君之子妻為東城陳某之女翌早

俱生有瘞金在陳室左偏石礎下盍往取之比曉源果得子往  
詢東城陳某果得女陳所夢亦如是遂相與礎有石覆一甕探  
之則清水也悵恨而還是夕又夢前翁云物各有主不吾見故  
幻第携吾脫毛衫往當得金厥明源與洪同往陳壁藏數人以  
涖源置衫發甕赤金爛然壁藏者哄出又幻非鐵非土洪潛懷  
一枚還後兩家子女竟不育

### 蛇附食

都勻有柳王祠其像悍惡深目廣頤喙尖而張人享之盛羅牲  
醴拜祝畢出而闔戶從隙處窺之見青巨蛇從神口躍出食盡  
仍入口少不度輒得禍祀者接踵吉安陳僉憲過而聞之曰吾  
當為一方除祟命具饗又設麵包中藏寸刀公為文自禱神亦  
闔戶窺之蛇食如前未幾有饗神者蛇不復出公令毀像蛇斃

### 神腹崇遂滅

#### 魂附

烏程孝廉閔櫻圃公歿數年忽一夕魂附一婦人坐中堂聲音  
舉止宛然公也呼三子及群僕處分家事一如生前又語其  
配曰吾往時有趙仲穆山水圖藏某笥有玉印池藏某笥不及  
與汝言今猶在否語畢而婦甦又余師山陰張康衢先生言族  
叔吉歿踰年魂忽附賣卜人其故相善族侄聞而往詰之吉語  
娓娓侄猶不信試令誦易即熟誦侄又云前因一密事叔贈我  
詩無人知者今能成誦乎吉又誦詩一字不謬閔張俱世家事  
甚著大較人死精英未散往往憑依于人乃知漢獻帝死七日  
小官人作帝語觥籌無算不足怪也

### 白洋龜異

白洋朱氏為越中名家甲科奕世祖塋有石沙臨水形如龜每  
水沒龜族必登第如兩御史節筮與太守燮元縣令瑞鳳登第  
時皆然隆慶辛未歲一巨龜出塚傍為里人獲而殺之萬曆乙  
未里人復獲一龜朱氏捐金贖之大盈一丈二尺徧體金紋五  
色鮮異目光如電有四人立背方行為文奠之并卜所往欲之  
海遂以舟載將至海尚餘數十丈一躍而上頃聞水聲割割遂  
不見

江十八

仁和張灝與姻家婦江八婦私乘其夫出約以夕至鄰人江十  
八知之詐為張狀先往求合婦嚴拒江素無賴時佩刀以行即  
舉刀斫之携頭擲怨家李縫工後垣灝隨入八娘家見屍橫流  
血驚走為巡夜者所獲送之邑令劉君洪謨鞫知姦情又不有

血跡灝不勝拷掠竟認殺人第無首獄尚未決曩夕一縫工登  
起見女首亟壘土埋之為隣叟窺見鳴之錢塘令令嚴訊縫工  
竟不知首從何來姑繫之獄劉令每以灝事未決快快于中萬  
曆己亥夏禱之城隍神夢神語曰俟旦日君有所往獄自明矣  
及旦劉偶以事至江口見群鴉鳴舞江沙旋遠不去劉數之得  
十八鴉默念殺人者得非江十八耶數日後閱門夫冊有江十  
八名竟械之至一訊而伏詢女首所在云拋擲縫工家遂移文  
錢塘縫工得免焉強暴殺人幾令無辜者受斃神固默啓之劉  
悟亦巧矣

米中下水

鎮江城陽世歎買粟為生素性狡詐凡買先和以水萬曆戊戌  
六月震雷擊死背有朱書一行如卦文葉觀者如蟻皆莫能辨



忽一羽人手持一杖來衆詢之羽人咲曰此極明白有何難識  
遂以杖立豎字中分明米中下水云棄張成之談

八童戲死

德清雉溪側有村學究課八童子以放膳歸途中有一樹曲橫  
水涯以索懸魚筍大可容百觔一童戲脫履下筍取魚八童皆  
下索絕筍沉八童皆溺死童家相訝久而不歸一父至館探之  
學究曰去久矣童父覓至水涯見岸上多履而筍索已絕即呼  
衆舉筍八童死其中慘動行路者元發談

于保兒還鄉

解州下馮村有于保兒者聘本村汪氏女甫三日而成南海汪  
氏家居以紡績為業每飯輒留米一匙積至月朔市香紙詣武  
安王廟以祈夫回時保兒在彼為搃戎牧下邳三月昏暮時王  
謂保兒曰汝思家否泣而告曰僕離鄉萬里而瀚海隔絕何以  
能到王曰吾亦解人寓于此今將西還既欲往當偕行遂帶于  
馬後瞬息間墮于下馮村之東隴徧體沾濕觔骨楚痛及旦匍  
匐叩諸耕者始知至家見父母與妻相持而哭備道回家之由  
乃知神力之祐汪氏至誠之感伍中隨報逃即保兒是夜還家  
之明日也至今人皆能道汪于二家尚有人焉

張進士回生

隆慶丁卯張水部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殮恍若有神繞  
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王孫友爱故來報汝水部因昇弟  
屍徙至野廟中走關公祠祝曰侯于先主異姓也猶能情篤某  
親兄弟柰何相棄于此死之日為孟秋晦日迨是中秋矣水部  
視其魄不陽亦不化背腹相湊若無肺腑者水部私念營魄能

無離乎我，嗷嗷然隨而哭之，魄不得載營矣。偕一僕屏息廟中，夜不敢舉烟火。旦走候祠，捧明水一盃，燔祝辭投水中，歸以沃屍。搗鰓抉其口，以五分瀝之。鰓有泚，水部喜，額侯彌急。一夕屍起，慙然立，立忽仆。僕走告水部曰：「幸矣，似有生矣。」水部急入提其耳曰：「某在斯，締聽之。」微有息。水部又低語曰：「弟來，弟來。」已乃喉嗑然聲出，謂形不類已。詫水部，水部按方寸間指之曰：「是非爾乎？」因撥其目，微若欲視者，則索鑑求照，見其口鳴而鼻張，漶漶然循其兩股，至于腹，流絡轉動，忽起坐，但服湯數旬而復自死。至甦，凡十有八日。水部名克文，戊辰進士，終比部。即弟名堯，末癸未進士，任衢州守。昔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非真死也。其猶在夢境乎？張仲子既死而力回之，神抃游神奪舍，道家以為恒驗，而吾儒以為渺茫六合大矣。又有外吾六合者，子事何所不

有若張氏伯仲，其說足以風世，又不特志異也。四明俞少傳有記予節錄之。

### 鰓怪

御用監奉御未定，五月間差往南海子，公幹從五六騎出城，昇穀酒為路食。日午至羊房南大柳樹下，脫衣卸鞍，坐樹根上，以柳瓢盛酒，擣蒜汁濡肉，自啖。回顧一鰓，在傍來夾肉，濡蒜戲納鰓口中，問之曰：「辣否？」鰓即應之曰：「辣。」終食之頃，呼辣不已。未驚，悻令人去其肉，呼亦不止。遂啓行至海子，畢事而回，呼辣之聲隨其往還。入城始絕，未至家，疥病數日而歿。蓋未之將亡，陽氣虧矣，故陰氣得以干之，况冥穢之物，不宜相戲。戲則吾心有不淨，其正矣。心不正，邪必乘之，觀此可以為戒。

### 慈皮袋

河內縣民間牆內得一石碑乃貫休所畫彌勒佛像橫一柱杖  
桃皮袋于背腰間曳一蕉扇筆法乃鐵線插也坦坦居士贊云  
即此皮袋非此皮袋不屬聖凡不立行解兀兀騰騰處處在在  
拄杖桃來賜與君天上人間更無外畫法高古而書字學米元  
章流麗勁健亦皆可愛

### 牌額

正統間京師營造衙門其牌額皆程南雲書時王戴二卿居太  
常是非亭午下人又多病疫沒二卿為之弗安問于先考府君  
府君曰額上常字口不合故多外謗又若吊字故人多病損丞  
脩合之庶保無事二公即令人夜間刊合之後果獲平善余聞  
宋南渡太學有至樂齋舉人多憚居此易名待聘遂有成名者  
錢塘一寺極佳而僧好訟沈康達因閱僧堂見堂字口不合戲

免晴康元年十二月丙子夜尚書省火延禮祠工刑吏部折尚  
書省牌擲火中禳之乃息乃知祈禳厭勝理或有之但不知其  
所以然也

### 特迦香

戴德潤一日過予曰西域人進駝雞在會同館中蓋往觀焉遂  
與之偕往至則鷄高四五尺毛紫赤色長距大喙又有鳥如鷹  
狀頭有二角與鷹無異身皆黃金色解國人語言順其指揮觀  
畢值通使卜馬琳相遇問其國夷乃西域鉢露那國人也具道  
其使臣坐卧尊嚴言語不苟飲食潔精遇人有禮德潤欲往窺  
之琳曰彼有擯者不可得窺我導子見之彼弗敢慢如其教以  
往及門擯者膝行以告召琳入與語乃具衣帽請見余二人入

使乃降牀相揖揖後拱手再四仍升牀蟠膝而坐余二人對牀坐牕下琳坐右側胡床上琳以國語與彼通訪謁意彼復拱手相謝觀其所戴帽如僧家毘盧帽乃白鳥羽為之者頂上嵌一紅鶻石周圍有金絲相間髮垂向後若四五寸長珥金兩環衣淡紫大袖如僧家氅衣內裙繫在胸次無兩紫帶甚潤緝革履去履升牀須臾茶至乃已茶也各注少許于柳杯中啜之茶罷一擯者奉一小黑盒膝行上供果使臣取一枚在手命以取相傳余輩各取一枚果如橄欖形而色黃白彼先食之余輩皆食果味甘辛核如棗心與肉不相粘擯者持盒去不再進蓋珍之也余二人但以目視彼不能通一語坐少頃與琳語欲辭去琳耳語云食彼茶果敬之至也有手帕之類在身可酬謝而去袖中俱無余止有天蠶絲所縫摺疊葵葉扇世亦艱得即出以

謝琳致意焉使臣把玩再四拱手稱謝余輩告辭彼命琳留坐語擯者移薰鑪在地中枕內取出一黑小盒啓香焚之香雖不多芬芳滿室即以小盒一枚盛香一枚與琳語父之命以酬扇琳傳其語云此特迦香也所製者即是佩服之身體常香神鬼畏伏其香經百年不壞今以相酬祇宜收藏護體勿焚爇之國語特迦唐言辟邪香也余締視之香細膩淡白形如雀卵臭之甚香連盒受之拜手相謝辭退間使臣復降牀躡履再揖而出歸家焚粒米許其香聞于隣屋經四五日不散連盒奉于先母先母納篋笥中衣服皆香十餘年後余尚見之先母即世篋中惟盒在而香已失矣嘗讀博物志云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國所乏不禮其使番京師父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奏其香帝取看之大如燕卵三枚

與棗相似帝不悅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奏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既襲香宮中病者登日盡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九月餘日香尤不歇帝乃厚禮之遣使還國觀于此則香之驅病辟邪理或有之但偶未之試耳

朔漠三銘

永樂三年文皇帝北征抵黑松林而還初過禽胡山勒銘云瀚海為鐔天山為鏑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立馬峯復銘云惟日月明惟天地壽勒銘玄石與之悠久又次清流泉銘云於鏢六師用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戎武

常州二守

常州太守莫惠巧于取賄而糾察群吏使無所得郡人為之語

曰太守摸魚六房曬網繼莫者曰葉素有廉操而律下不嚴吏曹得以行其詐又為之語曰外郎作鮓太守拽魯言勞而無獲也

私印對偶

京師姚生為錦衣指揮門達館客詩文尾用私印曰錦衣西席吳江甘驛丞蜀人也內翰江東之婿亦有私印云翰林東坦于時傳為的對

徐尚書

江陰徐尚書晞始為郡小吏有富室謀併其鄉某甲田產誣以人命甲不勝拷掠自引服公心憐之密導甲家人訴諸憲司而下文于郡公核實為言其寃于官而釋之甲泣謝而去歲久公跨驢詣常熟中途遇甲邀公至家公不可甲挽驢不使行時日暮而前路頗遠不得已從之甲與妻泣拜設雞黍以待公道舉

杯而甲逸問其故妻泣曰吾夫感公活命之仁而家貧無以報  
今夕邂逅願以鄙陋之妾侍寢吾夫已假宿鄰家矣公大驚曰  
是何言也鬼神昭列使徐晞為是事邪速覓而夫來則番否則  
雖夜必去矣婦依違未應公色愈厲起解驢欲行婦乃呼甲還  
公諭慰再三乃就枕達曙告去夫婦為之感泣

### 談公綽

無錫老人談公綽者嘗受憲司命檢災田于淞江夜宿華亭富  
人家富人欲浼作虛數厚款之宿之密室夜分一少艾女出其  
榻後絳驚叩之女曰妾此鄉某氏女父貸主人粟十石經二歲  
積到至三十石而無償因以妾代今夕奉主戒求薦枕席綽聞  
之遽起求出而門扃不可啓呼主人又弗應乃諭女曰汝良家  
子也吾安肯污汝張燈坐以待旦既而主人啓門入意綽已納

之矣詰其女女以實告主人大慙服綽因謂曰所負某當代償  
幸以女還其家主人謝曰公長者也敢不聽命遂焚券而還之

### 破韉令

鄉進士賈時彥善謔會飲張漢臣家酒半漢臣奉觴請令時彥  
曰予有隱語乞諸君射之不中浮以太白乃云天不知地知爾  
不知我知舉座不能解罰徧請言之時彥舉一足加几上示人  
乃韉底一腐孔也滿堂絕倒

### 王淑英詩

人生天地間所貴大節全為子必祗慎為臣必恭虔嗟予事君  
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相纏泄痢徹晨夕藥石瘳  
靡痊賓朋具珍美對之不能咽意者造化仁有命歸九泉曾聞  
古夷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諒有偏高踪邈難繼偶

似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此王淑英詩淑英字元未  
黃巖人建文年間仕為漢陽知縣一言一動不愧古人縣境旱  
陳詞禱于山川與神約一日不雨則減一膳二日不雨則減二  
膳三日不雨則絕粒以待神顯戮夜則寢苦枕塊于齋宮二日  
果大雨壬午歲作此詩自經死蓋托疾而隱其迹耳

陳通判公廉

蘇州府通判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先任大理評事轉兵馬指揮  
陞令職在任二年有惠政公而廉正統十七年年六十七歲乞  
致仕蘇之富人以重贖追送毫無所取而其家甚貧人有詩送  
之曰公辭榮祿賦歸田又却蘇民餽贖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  
番清節與人傳

袁公女

袁政字文理任湘陰縣典史有善政果尚書原吉革權遠安縣  
令未視篆宿于驛亭夢小兒數十輩皆被血淋漓來挽其衣覺  
而問故父老言此邑人生女多不舉恐為資裝之費故也下令  
嚴禁之後邑人生女皆名為袁云

割心療病

蘇城織染局匠李伯順之侄李茂四歲而失怙恃叔撫之成人  
茂篤孝敬伯順病將死醫巫不能救茂于密室操刀破心坎下  
三寸許以三指探心而出割心肉絮指大一塊復納于內用香  
灰封其創乃以心肉和猪肉烹之進于叔叔食之而其疾遂愈  
茂亦無恙但面色黃瘦而已茂亦未嘗學問乃能為人所不能  
為之事夫人苟傷內膜者立死况割心傷損者乎然竟不死者  
得非由鬼神護持之力也乎雖然此事不可為訓但錄此以敦

蕩俗耳

半個里長

長興里長某者假以逋稅索里人褚四金不與先以鐵索自鎖其頸因鎖褚四將赴官途遇虎先嚙里長下截而上截猶連褚由忽山後又一虎來爭食兩虎相搏褚乘机捧半里長奔訴之令令驗得實遂釋之無賴索人未得金而身先斃報亦神矣

潘爛頭

德清雷殿潘道士素習五雷法役使神鬼號召風霆一日廁中指畫符口中有詞一金甲神自空而下潘無語第言汝將祠前樹移十後神怒以足踏其首首遂爛流血漿患瘡癩者取抹之輒愈至剖决禍福祈晴雨皆立驗至今城隍廟道士持其五

訣事能先知云

雷擊淫男

明郡天風塔巍哉拂雲時現舍利有小優為遊冶子誘至絕頂淫之須臾雷震擊兩人于地遊冶子死優得復甦時萬曆辛巳年事又巳亥季冬金陵兩男子淫于報恩寺塔上亦為雷所擊俱死夫以靈山清境為無知男子所汙獲罪仙聖兩兩

僧救公子

廣東張某為金華郡守清介自持官舍止携一子公卒其子扶柩歸路逢僧欲附行家人力拒公子納之凡十許日清供不輟過洋遇盜舟揚帆而來僧取彈一發正中桔槔帆不能下竟去及泊岸僧曰今別公子矣尊人為庶吏茲來為免公子難耳公



不挽番不獲贈以衣繒不納固請止持一扇去越數日開篋而前扇仍在斯蓋仙真幻化以祐善者不然以清白吏後人罹患叵測非天理矣沈汝明談

### 蛇鼈交化

山陰魚潭張氏族衆將掃祖塋買數鼈懸柱間俟奠畢將烹之其一忽化為蛇張汝為談又漁人黑哥子月下親見一蛇盤旋而跌俄頃成鼈矣大較鼈腹紅者多蛇化不可食

### 雷蓬頭

雷蓬頭者名大雲不知何許人也少為書生好道術入沙門游又棄而學仙成化間居太和山中敝衣蓬首行若飄雲人或于山下見之或失所在舉頭望之遙在高崖雲霧中相距萬仞或二三十里許或時假寐一室扁闔如故身已在他處山上同

咸固鎖鑰每雞鳴諸山法鐘遠近俱發道士驚起曰雷仙人入官矣荆王求見之固請曰側聞神仙之名久矣願乞片言雲曰予丐人也何足以語仙王曰汝年幾何矣雲曰半歲王曰汝何許人雲曰幽州生建康長廣東編戶遼東應役王憊然不悅曰今日幸逢至人願乞道術雲怒曰吾非俳優何術可施遂大相詆訾王不勝怒密遣人繫之喚以狗血遂裹以革令厭之桎梏置獄中欲殺之夜半忽不見王甚愧焉成化未不知所終

### 安翁遇仙

福州安翁者以市酤為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直翁亦不責父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久不酬今幸枉過乞遂偕行翁許之須臾至一山下草菴中成賓主畢道人曰有一道友去此甚近亦有仙術僕往邀請共君相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久不

米翁且餒。顧室中蕭然無供具。惟破釜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視屋梁上。懸橘數顆。壁上張畫梅一軸。翁不勝餒。取釜中飯食。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遇。無以為款。不陋貧居。可遂留數日耳。翁懇辭。道人再三曰。煩君遠臨。無以相贈。柰何。翁曰。可撥壁間畫耳。道人曰。此吾道友之物。柰何與君。君既相愛。吾當榻之耳。既覆之。以手拭之。宛然如畫。因題其上曰。為買東平酒一卮。邇來相會。話仙機。壺天有路。容人到。凡骨無緣化鶴飛。莫道烟霞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可憐寂寞空歸去。休向紅塵說是非。翁持此遂別。迷道不知所向。問野中人曰。福州離此四日程耳。翁始知遇仙。悵悵而歸。翁後以壽終于家云。

呂疙瘩

呂疙瘩者。不詳其名里。成化間嘗遊于襄鄧河洛之間。冬夏則被褐。好狎兒童。且謔且詈。競為之。結小髻。每搖首。則髮理如櫛。復為結之。如螺然。滿頭。時人呼為疙瘩。一日履江水上。江畔一婦人。方晨泣。見之曰。呂公若能行水耶。呂怒取其杖。笞之。復履江去。弘治己未。相傳于隴右。白日上昇云。

張皮雀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參議江西時。每聞道院鐘鼓笙磬之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為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玄妙觀。弟子甚眾。欲密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敗隙補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于是始得秘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狎小兒。每出則小兒群逐之。故時人謂之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瘡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

作符以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啓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  
即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撻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  
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觀邪入寢中婦果自縊忽絕而醒天亢旱  
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儒輩每毀我欲雨設壇于學宮太守不  
可然不得已遂強設于里塾又令黃冠輦之以行命置水于兩  
廡間呼群兒侍諧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  
上消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  
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曰然雨乃止江陰旱富民用氏諸  
禱道修徃視困廩甚侈怒曰彼固求福已耳且為之禱雷雨大  
作道修曰彼為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  
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  
幸相角法術何如衆驩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

會觀東郊已雲遂即左道修在右有頃雲歸于西東望皎然而  
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忤兄意每受箠不  
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日人于松陵長橋上見之

### 趙頭陀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吃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問其姓名  
答云是趙頭陀徃來僧居不假寢榻常坐于廊廡之間身着弊  
衲不易寒暑性好舖餽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真壑人莫見  
其溲溺故呼為吃肉和尚每見輒曰可作一齋耳後供者漸不  
能繼或絕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惡其無厭欲試苦之值  
大寒月邀請入舍乃款以餘庖羊脂雜物凝貯盂中曰和尚食  
肉即舉手張口瞬息噉盡又將取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便  
後飲水遽足奉林飯曰和尚飯乎即飽既一頓不謝而去亦無

所苦嘗跌坐道上有一縣吏呵導而來儼然不動吏怒命拽去  
鞭笞一十亦無嗔愧尋于故處復還安坐人皆笑之有高媪者  
時造其家媪輒具食一日忽來呼媪曰吾欲行矣不為他人作  
取檀越意在相報遂端坐簷下夜半而化晨有群僧輦而去之  
閭巷男女聞有此事競來觀看投錢萬計媪意始解丹陽都玄  
歌博識士也嘗摩其顛中圓徑二寸虛通如穴光朗異常竟莫  
測其為何如人也

### 張刺達

張刺達者相傳是宋時人為華州椽嘗從州太守入華山謁陳  
搏先生先生就賓主叙坐訖復設榻于左似有所伺太守不之  
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蕭如也先生與之揖而坐焉道人  
趨而左據榻端坐傲然無遜容太守不悅先生事之甚恭因

曰先生袖中携有何物幸以相贖道人即探出棗三枚顏色各  
異乃以白者授陳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授太守太守愈不  
悅持以授椽椽遂啖之道人遽出太守問于先生曰是何道者  
先生固為恭乎先生曰此純陽真人也太守悔恨追不能及張  
公自後得道國初時往往遊人家每顯異迹大宋開印北  
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及即位思慕甚篤遣胡尚書澂遍海嶽  
間求訪之後于秦中邂逅宣述聖意企仰道真乞迴鶴馭以慰  
眷望張公曰謹奉詔但道遠日久公先就駕予當繼至耳既而  
胡方入朝張公果至帝延入問之曰何為是道曰能食能糞  
此即是道帝不悅曰卿有仙術為朕試之以為榮觀不亦可  
乎張公遣侍豎舁一甕來即指之曰臣欲入此以觀造化即投  
足縮首頃刻不見呼之則諾視之無形帝命擊破之使人各

持破甕一片呼之如月印水在在俱足隨呼而  
帝曰卿可試出言訖張公忽在前帝曰卿可更窮造化之  
張公曰諾即走入柱中呼之復出帝嘆曰妙哉張卿出幽入  
冥其至神乎張公復取水嚙于中庭頃刻變成巨川間岸沙際  
橫一渡舟張公舉手招之舟忽近人遂登舟而去不知所之尋  
視庭際了無波痕後帝患疾食不下始悟張公之言嘆曰張  
公其能鏡余之死生矣先是張公以草一莖授胡公曰異日陛  
下若有危疾以此療之于是帝服之果瘥

陳會元

宦俠

陳文偉馭盜

江西妖術

南京長安街鬼

某縣知縣許某

濟瀆貸銀

前世娘

人痾

金山脫厄

尋

穀亭狐

禮

趙珙嬖妾

鬼還家

說夢

陳子經

黃提學

五足牛

洞庭雞犬

人疴

真武顯應

楚巫

六下獼猴

星

楊寬

雀報

黃村匠人

雷譴道士

續耳譚

李言

烏程沈竒

沈垣

全撰

無東戴君賜

叅訂

谷磨伯成

校梓

咳路相枕武林城西僻靜處  
 宛啖其肉次早但是白骨成堆  
 一人問曰盒何携曰黍團將餉  
 曰爾能以盒啖我我有女愿  
 童遽返白之父

六去盡糧周之童  
俱縊死惟女哭其傍童父  
向類誰忍食之又無可食而甘  
亦謂未覩云

曆甲午春館穀房憲副家  
一金花杖呼德曰汝欲知  
指空見紅日一輪將墜德惶懼

不知何以能延僧曰特齋則可延也德深信  
凡兩月面無神色歸而家人苦勸遂不能忍復嗜葷  
又夢有僧曰汝不用吾言今已矣未幾染痢咋其舌腸腐而死  
神僧示夢業有生機乃持志不廢獲罪神理卒不免于死亦可

懼也哉

高谿巧對

知先生少絕敏穎弱冠補博士弟子與弟偕之城時  
日兄弟于卯方伯戲曰大雨沉沉二沈伸頭  
岳罷不開人稱巧絕後賓薦三  
聯甲于吳

金鼓喧闐忽有白龍自空而  
下仆不省衆扶携灌救半日方  
失足下水龍驚而騰又因教場  
何乃能攀附御空而行史稱黃



有聲卿問嘉靖丙辰倭寇竄劉  
已登一街側小樓避之時寇縱  
不能脫劉對天長號為母請命  
以萬曆乙酉夏終將終之辰  
軍徐問兩叔父來否及二  
近聞有鼓樂聲從中門而

以廬州二守駐無為州管蘆稅事兼署州印時巡  
廬江一遇颶風暴作舟覆飄流數里查兀坐舟內一吏捧二印  
與視見雲長公護之忘其在鮫鮓帳中也偶賈者過聞覆舟內

有聲鑿而出之查與捧印吏俱獲今時查以清吏為政識者以  
為循吏之報云

### 吹簫狡童

徽有富家兒甫習賈挾重貨至維陽界買舟將渡適一賈客精  
悍有心計者欲附舟徽賈納之矣須臾又一狡童持紫簫至亦  
賈客心計其無行者勸徽客檢之而徽客心斲狡童竟  
一兩日夜相得甚懽及舟次曠濤月光皎潔狡童立  
徽賈方擊掌大快而賊舟聞簫聲從浦中鼓柁  
墜狡童于江而急回櫓轉操賊舟至問  
浦去矣賊信之向浦中往追徽賈  
且耽于遊冶其蒙難宜矣

然仍得入試者甫閱其卷有

遂寘第一時衆論以章冒籍首薦

璫者曰何謂冒籍璫者對曰各省士子

有名之為冒世廟曰普天下都是我的秀才

是年試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世廟因閱章

言三言者曰此卷何以宜冠多士對曰各卷只言五臣之賢

惟此卷先發大聖如舜原足治天下而又得五臣所以天下益

歸于治深得尊君之意允宜首薦世廟大喜冒禁遂寢

### 威靈幼頭

四明趙甬江為兒時習句讀于鄉塾中偶與兒童戲于土神廟

大書其壁曰發配三千里夜塾師夢土神叩已求于趙處解之

師覺而駭心憶趙之後必貴也第諭之曰孩輩胡整于神可往

抹之趙捉筆往改發字為免字是夜師夢神稱謝不已後趙官

至大司空握符勦倭稔郡守令皆負弩先驅國朝文臣威權無

出趙右者

### 史百戶嗜酒

性嗜飲晝夜沉醉不少醒嘗旦謁上官上官與之語

上官怒叱之曰汝醉耶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

莫療有張致和者深于脉理診之曰夜半當

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死矣然父

死當無恨遂啓其齒以溫酒灌之

而唇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

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

選入宮為給事中。孝宗皇帝嘗  
了首佳其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官豈必  
第一弟溥為貢士就試春官沈贈以詩云自少  
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  
紫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  
補山龍上衮衣時競傳誦之

孟淑卿詩

孟淑卿始蘇人訓導澄之女有才辨工詩自以配不得志號曰  
荆山居士嘗論宋朱淑貞詩曰作詩須脫胎換質僧詩無香火  
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為士

林所稱然性疎朗不忌刻世以此病之篇什甚富零落已多最  
傳者數篇悼亡詩云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豈  
花存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盡棠梨水拍堤淒  
淒芳艸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啻人愁只管啼又長信秋  
詞未韻云君意一如秋節序不教芳艸得長春冬詞未韻云雙  
蛾爭似庭前柳臘盡春來又放舒觀此數詩真欲與文姬羽仙  
輩爭長

朱氏過虎丘番題

朱氏海昌人過吳虎丘山題詩壁上云梵閣憑臨入紫霞憑欄  
極目渺無涯天連淮海三千里烟鎖吳城十萬家南北舟航搖  
落日高低丘隴接平沙老僧不啻興亡事安坐蒲團課法華

徐氏春陰詩

金陵妓者徐氏有文藻作春陰詩未韻云楊花厚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袂衣亦為清唱

紀異

弘治甲寅遼東大風晝晦雨蟲滿地黑殼犬如蠅次年乙卯長沙旱苦竹開花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王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而謝又歲丙辰三月叙州楠樹生蓮花五十餘朵李樹生三莢若茗滿枝

雞產異物

弘治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雞胎息一物猴頭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是歲海盜作

火鴉

弘治庚戌歲武昌城中飛鴉銜一囊市人競逐之囊墮啓視之

火礫五枚欬然躍出是歲武昌災者三黃州災漢陽災

周顛仙

太祖皇帝御製周顛仙傳草莽未見今始從所聞述之顛仙不詳何許人混迹行乞舉止譎詭元末往來江楚間每至一處奔而叫曰報太平報太平然遇人雖求乞而態度傲慢人皆惡且苦之如是殆十餘年時皇祖建義顛特來委附上憫之且獨知其人因送之僧院俾事薪水以糊口顛轉盜肆侮諸髡屢盜常住蔬果日與僧競僧訴諸上上亦惡其所為召詬而戒之顛態猶如故上將除之諭令遷革顛咲曰公安得死我耶金刃水火何能損我一毛哉上怒裸置石臼以缸覆之積薪如山熾以烈焰一晝夜啓視之顛兀然坐其中上咲而釋之使從軍以行亦稍令帥師征討嘗問之曰天下紛乚何時定乎顛

指桶曰破了一箇桶成了一箇桶。上亦不究之。然時出沒不恒。及討偽漢索之。將委以事。逸不知所之矣。入洪武中。上嘗不豫。忽外奏有廬山道士進藥。上令問其詳。曰用顛仙使之。米言畢。將召入。忽不見其人。上乃遣行人至廬山求訪之。既詣山。至廬山觀。又見前道士。謂行人曰。用在竹林寺。方與天眼道者對奕。因導之往。果見顛在寺門。與一道流奕。行人致上命。顛殊不為礼。行人侍良久。屢請命。顛曰。若且入寺游行。出當語若。行人入門內。殿堂軒廡。弘麗極至。光耀奪視。未及登殿。循廊而行。兩廊皆連室。室各有主者。行人次第觀之。或冠裳。或野服。侍從甚都。旌幢服器珍具堆積。行人行且數之。左右通二十八室中。皆有人物。充牣啓門治事。獨一室扃閉。覘之中無一人。獨一巨礎踞其中而已。地有流血。若被傷者。行人出見顛。使

命語顛曰。若已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所治也。遞次未人間。為民物主者。主方御宇。故其室空。稍有血者。疾微也。雖然。行起矣。行人因請曰。將何以返。命取驗耶。不然且得罪。顛乃賦詩與之曰。上覽之。當信矣。天眼者亦贈一章。行人持之去。稍去回顧寺。亦不復有矣。二詩者竟達宸矚云。亦淺近語。但不知何所指也。

蕭公

蕭公撫州人。為人坦率。惟以利濟為心。亦不知其所參脩也。一日方與鄉人飲。座間隱几少瞑。須臾而起。顧座客曰。適江中有覆舟者。吾往救之。凡幾人主矣。示其足。穿芒屨。果沾泥水。好事者亟往江濱。物色之。其言信然。乃始異之。自後往往如是。每以救溺為務。又能分身四出。或一時為人招邀。處處赴之。後會語

及各有一蕭公也。後不知其死時之悉歿，遂為神暨。太祖伐偽漢，鄱陽之役，公擁陰兵助國，我師初不悉知，而其後敵人言正見空中有數萬甲兵，皆衣紅，以助戰，幟上大書蕭公字。由是大祖皇帝加以封爵，各軍衛廟祀之。其家至今族屬蕃盛，子孫家人死者亦多，隸公部下為陰官陰兵，亦專以拯溺為事。今江藩遠近處處事之，往往降鸞箕，判禍福，人有受福欲報，以咨于人，人亦或判云要銀若干，或金或錢粟米之屬，或判其數，令送抵其家，與子孫收之，或運箕作家書道及家事，又云今遣人送回某物若干，每歲恒有數百金寄回家，賴以給。今凡長年黃帽事之最謹，而兵衛將士及漕運官軍尤極誠篤。聞外夷之人亦奉祀之。

### 桃園女鬼

嚴州東門外有桃園，叢葬處也。園中種桃，四繚周牆。弘治中有一少年，元夕觀燈而歸，行經園傍，偶舉首見一少女倚牆頭露半軀，容色絕美，俯視少年，畧不隱避。少年畧一顧，亦不為意，舍之行，前遇一人偕行，少年乃衛兵餘丁，其人亦同輩也。且行且縱話，其人問少年婚乎，曰未，曰今幾歲，曰十九矣。又告以時日八字，久之至歧路，同輩別而他之。少年獨行，夜漸深，行人亦稀，稍聞後有步履聲，回視即牆頭女也。正相逐而來，少年驚問之，女言我平日政自識爾，自忘之。今夜見爾獨歸，故特相從。且將同歸爾家，諒一宵之歡，爾何以驚為。少年曰：汝何自知吾女，因道其小名，生誕家事之詳，皆不繆。蓋適尾其同輩行，得之語其口出也。少年聞之，信便已迷惑，偕行至家，其家有翁媪居一室，子獨寢一室，始出時自鑰其戶，逮歸不喚翁媪，自啓其寢，則女

已在室中坐矣亦不悟其何以先在也燈下諦翫之殊倍嫵媚  
新粧濃艷衣飾亦極鮮華皆綺羅盛服也翁媪已寢子將往  
室取飲食女言無須徃我已挈之來矣即從案上取一盒子啓  
之中有熟雞魚肉之類及溫酒取而共飲食之其燄燄猶熱也  
啖已就寢女解衣內外皆斬然新製乃與之合猶處子爾黎明  
自去少年固不知其何人也迨夜復至與之飲食寢合如昨既  
而無夕不至稍久之密鄰聞其語咲聲潛窺見之語翁媪云而  
子必引誘良家子與居後竟當露禍且及二老柰何翁媪因候  
夜同往而覘之果見女在翁媪愛子甚不驚之明日呼子語之  
故戒諭之曰吾不忍聞于官令爾獲罪爾宜速拒絕之不然與  
其惜爾而累吾二老人當忍情執以聞矣子不敢諱備述前因  
然雖心欲絕之而牽心不忍且彼亦徑自至無由可斷女亦知  
之殊不畏避翁媪無如之何復謀諸鄰鄰勸翁首諸官翁從之  
展轉達于郡守李君守召子來不問訊鞫即自承伏云云然固  
不知其姓屬居址也守思之殆是妖祟非人也不下刑箠教其  
子令以長線綴其衣明日驗之子受教歸比夜入室女已先在  
迎謂曰汝何忽欲綴吾衣耶袖中鍼線速與我子不能奪即付  
之翌日覆于守守曰今夕當以剪刀斷其裾予之剪歸女復迎  
接怒曰柰何又欲剪吾衣裾速付剪來吾姑貸汝子亟予之又  
復于守守怒立命民兵數人徃擒之兵將近其家女已在室知  
之時方晴皎忽大雨作衆不可前乃返命于守守益怒命一健  
邑丞帥兵數十徃必取之女亦在室丞兵將至忽大雷電雨翻  
盆而下雷火轟掣殊不能進亦回返以告守曰然則任之呼子  
問曰女之姿貌果何似衣裳何綠色子具言如是如是其外內

裳袂一一皆是紵絲悉新裁製也每寢解衣堆積甚多而前後只此終未嘗更易一件其間一青比甲密著其體不甚解脫即脫之與一柳黃袴同置衾畔不暫舍也守曰爾去此後弟接之如常時吾自有所處子去時通判某在座守顧判曰吾有一語欲語公恐公怒耳判曰何如守沉吟久之曰此人所遇之女殆或是公愛息小姐者乎判大怒言公何見侮之甚吾縱不肖公同寅也吾家有此等事耶公亦何垂繆如是守但笑謂言公試歸問諸夫人判愈怒幾欲罵之遽起入內亟呼妻罵守言吾為老畜所辱乃敢道此語云云妻扣其詳判言老畜先問後生聞其言女容貌衣飾如此乃顧謂我云爾妻驚曰君姑勿怒或者果是吾家大姐乎蓋判有長女未笄而殞攢諸桃園中其容色衣飾良是也判意少解出語守吾妻云云其當是吾女耶守曰

固爾之且幽明異途公何以怒為第願公勿恤之任吾裁治可耳判亦姑應之既而無所施設又久之有巡鹽御史按部事竣而去郡集弓兵二百董護行守與群僮皆送之野御史去守返兵當散去守命勿散從吾行且迂道從東門以歸至桃園守駐車麾兵悉入園即命發判女塚視之女棺之前有一竅如楮大四圍瑩滑若有物久出入者即斲棺視女貌如生因舉而焚之蓋守知女鬼已能神故寢其事乘其不知而忽舉鬼果不能禦也守恐鬼氣侵子深或復來纏滯召入郡中令守郡帑與同役者直宿凡三月無恙乃釋之其怪遂絕後子亦竟無他事在弘治中也

張生

弘治間南京漢西門有張氏子未娶忽爾形氣疴痺漸成瘵疾



久益沈殆遂將殞歿前後醫禱既竭至是家人審問得疾之由始言初獨寢時有美婦人來挑引好合問其姓居婦曰我即對門史包頭家女耳既而夜夜來處今猶未絕家人令伺其來將彼衣飾稍損敗以驗之子如戒婦復來即潛取其金釵藏去旦視之乃磚土也子大驚衆持之徧物色于京城諸寺廟中久之得于倉巷中土地祠夫人之首釵失焉取以補之昭合無間遂碎其像像之腹中當下即置一瓶于其間口向外以為陰藏精液已盈瓶中乃碎像于川其怪乃絕子亦安愈京師後生名作詞曲以歌之子令

橫林查老

毘陵之北地曰橫

老者居之年踰五十而死死後魂歸語其音即查之素也凡家事巨細

一豫言之其當行其當止點檢門戶什器失物則指其人姓名及物所在是以貨殖獲利為事不誤而無失物之虞家因以致富外人過謁者亦聞其言至于設宴邀賓亦陳一席于主位以為查席仍聞查言勸酒留客寺了了分明久之人亦不為異也如是及三年一日語家人曰我今去矣遂眠

蛇吸人精

姚江張性之館于茗溪閉光祿家一館童嘗卧榻側無疾而面目漸黃肌膚日削醫治半年無效忽一夕月光入戶性之開幕視之一巨蛇張口就童子吸其口津性之輕以杖逐去童不知也性之亦不言次夕復見蛇將近童子性之仍逐去自後遷別室童亦尋愈

吳職方弟

南職方郎中具開夫季弟敬源延一塾師同諸幼徒宿一室敬源亦在二鼓時師方就寢恍惚見數青衣狀若公差以繩繫其頸師以為公差誤攝已也大呼我無干教人曰誤矣誤矣遽趨出師惶惑不安諸弟皆起正爾駭異忽聞哭聲從內出其子急叩門入敬源無疾奄忽而逝蓋冥卒欲攝敬源而惧繫師也異哉稽叔吉談

### 誤殺隣兒

烏君山下村農四月間揮鋤田畔一隣家兒拾蚯蚓啖鴨鋤誤擊兒斃時曠野無人知農即埋兒于田兒父母覓之無踪後埋處禾茂特異農方耘其妻携餉至農咲謂妻曰汝知此處苗何獨茂妻曰不知農曰往時隣家兒實誤鋤死埋此處而父若母至今罔知也妻亦不為意忽踰月夫以小忿辱其妻妻遽曰爾

殺隣兒埋之田有天理乎隣家聞之竟往埋處剜得骸骨嗚之官農竟服罪

### 奇鑑

山陰俞僉憲南石未第時訓徒皆幼齡楚中袁生善机人術遇僉憲公輒許取科第居方面又于眾徒內見羅公原洲張公陽和俱驚許狀元及第見朱公全庭又驚許翰苑且云三公俱巨卿人人訕咲以為諂誑後南石果登第官至僉憲羅張相繼掇狀元羅以宗伯終張以侍讀終朱以吉士累進宗伯分毫無爽夫大魁同出一門同聚一堂而師徒皆顯真遇合之奇袁于童稚一一別識術亦神矣

### 巨魚

江西南塾民陽富年十八萬曆己亥九月入池捕魚一巨魚長

大許狀若小舟噴冷水啐其腹流血淋漓百方治之不愈在葦  
月餘而死夫有生倫類噬人者多未聞魚能噬且噬之死也即  
巨海浩淼不無吞舟之魚而勺水潛藏異物害生叵測豈夙孽  
耶予弟无瀛令南莖雷妻告守制知之詳

吳仕期

宛陵吳仕期為諸生，仇正負氣，聞權相張江陵奪情事，作書萬  
言，極詆其非，為有力者匿，不以聞。後江陵微知大恚君矣，無何  
蕪湖黜諸生王律者，私草一疏，托名嶺南，海公瑞事聞之，操江  
都御史胡擯擯楚人江陵黨也，屬太平同知龍宗武治之，宗武  
希旨窮治王律，噬律波及君，謂疏出君手，以計給君，至嚴加拷  
訊，下之獄，絕其食數日，君餒甚，齧其衣絮，殆盡不死，則以囊沙  
壓其口，殺之。郡中謠言：朝廷籍沒君家，君之女及子乘小舫

逃于河上，忽兩舟相觸，無人相聞，視之則舟載君柩，還適相值。  
云後江陵死，孫御史維城上疏訟君冤，有旨逮龍宗武，并鞫  
治。君弟仕朝相與對簿，時有鴉數頭，逸廳事，飛鳴向問官，啞啞  
若有所訴，伍伯以杖逐之，不去。仕朝曰：此即吾兄之冤魂也。問  
官為之蘇蘇，墮泣云：草茅賤士，奮于一念忠憤，賈竒禍而不顧  
若君者，與宋陳少陽異代同聲矣。身儀部談

宋登科錄

鴻臚卿張鳳梧公分守浙西時，出宋登科錄二冊，重刻紹興十  
八年進士五甲，共三百三十人，宗室登科者十六人，下註玉牒  
所一甲第一人，會稽王佐，朱晦菴先生係五甲九十，特奏名二  
人，刊于五甲之後。寶祐四年進士五甲，共六百一人，玉牒所七  
十四人，一甲第一人，文公天祥各名下，俱註治賦治詩治易治

書治春秋治禮記治周禮又有一人一兼治者**紹興錄**詳註里居不註治賦并**廣祐錄**無特奏兩錄一以晦翁重一以文丞相重故自不可泯也

### 吳小僊

**吳偉**江夏人少為農忽遇一羽士言爾有異骨當享大名旦日于猪市大石上相會至則命坐石側袖出一鐵錐刺石傍出泉一線命偉掬飲之乃曰任爾學藝名聞天下遂不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慙直與俗寡偕成國公延見以小僊呼之後**憲宗**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有時大醉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咲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淡生屏障間上嘆曰真僊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求畫又多不與于是權貴人

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日喜從諸豪客競集妓館劇飲**宋**登極復召見命畫稱旨授錦衣百戶賜章曰畫狀元後稱疾歸**武宗**復遣使召之使至未就道中酒死偉挾一技辱召者三獎借賜予詞臣所無**洵**榮遇執廼賦忼直不諛權貴視今世弄柔翰者瑣尾求榮真蒼素矣**郭美**命先生傳

### 夜夢六驢

**萬曆**己丑冬**揚州**江都令**劉道隆**一夕夢遇驢六頭內一小驢向劉叩首覺而疑之思不得其故雞鳴忽悟曰是矣是矣妻叩其故劉述其故且曰今人罵僧為禿驢意者僧作好乎旦乘小輿出西門果遇六僧因命隸拘之僧稱不入城且無罪柰何拘我劉詰之曰飯爾耳及至縣內一小僧叩首不止曰我非男乃女也吾父**青州**選貢生二兄亦廩生一日此五僧來家化齋母

素信佛因齋之番其誦經禪星令我出拜佛僧見我姿色故沿  
至晚曰村中無菴觀敢求長者家作宿父不得已令暫宿于門  
房夜半五僧持刀排闥而入將父母兄嫂并蒼頭數輩悉皆殺  
死只五歲侄避床下得免將我登時削髮被緇挾之而出晝夜  
輪姦其時我不難一死以舉家異仇無由伸雪耳每白日置我  
于僻處二僧堅守三僧化緣供我衣食離家三年所過不入城  
市目中不見官府故隱忍至今日幸遇爺臺是我報冤時也望  
為鞫之五僧不待嚴刑已伏辜矣劉乃招詳院道移文青齊核  
實得報即寘典刑而女號泣數日乃自盡焉夫女不死于前而  
從僧且隨之三年似一淫婦人耳及仇雪而不惜一死以謝父  
母豈非從容就義者乎藉令此女不嫁附姑成立而後死若程  
嬰之拊趙孤則又賢矣雖然狗非劉公神明安能剔奸若此哉  
劉善政甚多茲特其一斑耳

吳駕部女

震州吳駕部公擇女適温太學者博通書史每行必載與俱喜  
吟咏嘗隨父金陵官舍適季父允兆歸書扇頭詩曰官舍知秋  
早那禁骨肉離長江望不到風雨細帆遲予紀此以俟彤管之  
續吳輯侯談

王太史配死節

山東王太史象節死未殮其配徧召族人為太史立後即自縊  
而死後太史友人沈澄之為文奠其墓有玄鶴遶墓飛鳴者三  
見周比部傳

頭白夫妻

歸安東林某者為怨家所誣遣戍廣東當行原聘妻未配妻父

母以獨女憐恤指貲買別婦伴成女終不嫁隆慶初恩宥歸年  
踰六十與前女復諧伉儷人稱頭白夫妻

### 大鞋和尚

萬山少林寺萬曆己亥歲一僧不知何地來亦不知何名常穿  
大鞋人呼大鞋和尚輒應夜行不畏蛇虎或六七日不歸日屢  
食不飽即數日不食亦不饑寺僧談經亦往聽詰以法肯必答  
語不多人衆囂喧即避矣寺裝年尼佛缺珠飾頂詰蚤于座下  
得之行大雨中衣不濡濕壬午春持鉢出遂不復來又十三年  
寺僧廣慧遇于五臺山下色澤如前第眉長數寸云

### 虎山塔異

洪武末僧法慧飾虎丘塔掘得舍利五色爛然劍池水湧作蓮  
花狀又正統戊午重葺露盤初上有白鶴數十迴旋塔頂舍利

光連夕燭天閱月復紅白光自塔頂透出橫亘牛斗遠近無不

驚異張翰林談

### 試院鶴

江西萬曆辛卯科監臨公入院矣試士名六足已為八月六日  
而陳公幼良與同舍友二人皆在遺棄竟束裝歸第幼良因臂  
瘡未即發猶跛曳同遊于院前有泣下者乃院門正送水菜畢  
從內封鐫肴人三封而庭鶴三啄去監臨正詫曰豈外有遺珠  
乎命啟門視得幼良三人立試皆佳即屬藩司給卷並入試榜  
發幼良解元一人第三一人名七十則鶴啄之力也青田仙禽  
力勝五丁哉不然即青鸞作使北鴈傳書何由啟棘院扉乎

### 婺州鷹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其子鷹俟州守王夢龍據

案按事忽飛下攫一卒之巾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嘶巾  
來還乃又攫探巢者之巾擲州守案前守詢問其故杖此卒而  
逐之鷹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固已異矣其誤攫他卒  
之巾復嘶來還尤為奇異今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  
者多矣孔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錢臨江斬鵝

錢公若賡守臨江多異政有一鄉人持鵝入市寄店中他往還  
索鵝則店主云無之群鵝我鳥耳其人訟于郡公令人取店中  
鵝四隻各以紙一張給筆視分四處令其供狀人無不驚訝已  
退食使人問鵝供狀否皆荅曰未少頃出下堂視之曰狀已供  
矣因拍一鵝曰此鄉人鵝蓋鄉人鵝食野草糞青店鵝食穀粟  
色黃店主伏罪

王清

王清係椽吏初授卑官有異林累遷嘉興同知以督責海塘不  
功擢兩淮僉憲踰半年請告歸在嘉時偕太守行香文廟太守  
戲指先帥曰公曾認得這位老先生否清曰認得這老先生人  
品極是高的只是不曾發科郡人大噱宋印儀談

吳幼安

吳幼安者昆陵人簪纓三世素有積善名嘉靖甲子幼安試南  
都時明州汪宗伯典試幼安卷原在額外汪公業置之然暮置  
去而且復在案如是者三公重閱之果佳竟取登榜人謂種德  
之報云見幼安詩序

腸斷不死

紹興一惡少素寬濶無忌與隣婦通姦為夫所執夫先殺其婦  
惡即脫逃夫追及乃中其腹腸斷而出里人縛送官惡抵婦命

圖國教年終不死每遇會審人見汗穢從斷腸出以鉢盛之衆皆切齒遠避以為惡報云章季安談

### 小犢鳴冤

陸遠浙江秀水人知海州請修鯁介發奸如神一日出向大伊鎮途中有小牛犢鳴于馬前驅之不去使人隨犢至坡間有盜牛者正殺其母驚愕遺皮刀而遁至鎮托疾思牛肉密于屠戶家得之因鞫問卒服其罪

### 盜食腕肉

都勻獄中繫一盜踰年忽自啖兩腕肉盡獄卒報太守鮑公鮑親詰之盜曰某何覺腕間癢不可忍啖盡方已不知何疾也嚴

北鳳談

### 陳會元

江右陳棟號吉所嘉靖甲子冬以計偕赴燕途中同事是公人而僕從幾三十輩過徐州夜宿一村寺僧治具甚腆謬為恭敬諸孝廉俱懽呼大醉而吉所獨心悸坎不入口時漏已二鼓餘促諸同事及僕者無一應遂密起踰垣墮茅舍下舍中一女見而告曰村寺僧皆無行者君可急走吉所甫出而諸孝廉及僕輩已剗刃矣僧覈數知逸其一急追之時吉所戴鐵冠披鐵衣倉皇匍匐而被一無賴者攘其冠及衣即服之徐步道間僧以為孝廉也斃之還吉所因得脫晨鳴之官往捕猶橫屍寺中僧遂一一就繫及春闈吉所中藥榜第一納茅舍女以為妾嗟乎以主僕數十人而皆僇于寺豈其共犯三刑者耶乃陳君大羅天下放榜有名遂得獨免固知天之所支不可壞矣



宦俠

中使孫隆號東瀛萬曆初年出監蘇杭織造性濶達好施尤娛情山水嘗泛西湖眺文矧虎丘飄然有天際真人之想遂嘆曰人生何必中貴即老于湖光山色間足矣所餘貲不為第館水泐霧縠之積悉出以點綴名山繕葺梵宇虎林吳苑叢林古制樓觀臺榭逶迤周遭不下百數處悉尋蹤布巧結境撰竒如築十錦塘建嘉清閣闢龍井寺拓鄂王祠與昭慶靈隱寺葺千頃雲萬仞閣點綴林戶二叟棲逸所尤極壯麗軒敞所費以萬計當戊巳歲時大侵蓋假初建以贍饑民非祇為遊觀也若施粥施衣仁澤難以枚舉然每念豐蔀之玷危惜東南之財力稅使四出曲為調停使惡少怒懣至者不得櫻噪閭里間豈惟無貽笑山靈抑亦能造福黎庶矣稱為宦中之俠夫豈虛哉

主考死爭

惡人顏冲宇諱鯨母費氏未字夢真人從月宮娉姿入懷中及孕夢亦如之遂生鯨博學有文望而拙于書嘉靖己酉鄉試一廣文酷愛其卷而主試者以字跡潦草坐落卷廣文屢爭不得欲自縊顏因獲雋旋中丙辰進士為名御史擒伊瀋忤江陵即罷歸已老而交章薦揚者十八疏真不負所舉云

陳文偉馭盜

孝廉陳文偉膂力過人常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兩手搏虎肩兩足蹴其勢虎死遂以力名後為山東安丘令流氓百餘掠庫公第勅群吏謹簿書諸寶藏一聽掠之良久問左右賊去幾何曰約三十里矣今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間諸賊誰為首者彈中左目又發中右目賊惶駭伏地乞命公曰好為我

送庫金還群賊唯命公尾其後抵縣各杖遣之拓弛之士動輒不羈旋縱而旋襲直以此戲劇耳蓋亦其筭定也郭奈酒談

### 棕樹怪

鶴川魏古度以貢士授建昌別駕不數日而其配與子女相繼死者五人魏亦尋卒人莫曉其故後輯署舍見庭有棕樹莢之南奏刀血流滿地枝葉舞動若有聲始知為魏氏害者即此棕也用猛火燔炙怪遂滅

### 江西妖術

正德初有江西糧長數人運糧數千石赴南都戶部其倉輸納先入數百石以粟傷濕在倉餽暴就令納者監暴晝夜不出倉塗在船未輸五百餘石初糧長帶一小兒未十歲者同入至是倉中人不見小兒亦不省究既而糧長久不出巡邏者疑之

凡納者畏耗減不得已少暴之頻告乞收納何此數人安能無歸心且日買酒肉入果何樂如是乎入察之數人散步于庭其倉扃鍵不開邏者窺之聞小兒大呼求救視之乃在梁上急白于官啓而取之下并縛衆出訊之兒云即京師人衆初至時同質買之既入倉即置之梁每夜用香燭品物供而拜禱其所禱乃是將以殺兒祭鬼至其時殺祭已訖則此鬼能搬運他厥之粟以入此厥因以作數而匿舟中之粟也今時猶少遲未能即殺而事露耳以驗于衆亦伏不敢諱俱歸之法司適當事官亦其鄉人以為兒固未死遂止從輕典聞者多惜其漏網云

### 神譴淫男女

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婿與其妻妹私通事頗露二人屢自分疏既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岱頂質諸天齊帝遂與

俱去告于神，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加誅。祝訖下山，各以為謾眾而已。神固何知行，至山半趨林薄僻處行，淫焉久而不歸。家人登山覓之，始得于林，則皆死矣。而其二陰根交接粘着不解，方知神譴之以示眾也。

### 南京長安街鬼

弘治中，妻父李公貞伯為南京上寶卿，居西長安街南。嘗半夜命侍婢秉燭，下樓入熨室取湯水，聞婢呼喚聲良久始來問之。云有二皂隸青衣執過，唱謂汝何敢來此觸犯，應受杖去。遂執之，將擬婢固推拒久之。龜後一婦人出，貌甚端好，冠飾衣服莊嚴珍麗，狀若貴嬪命婦，徐徐而坐。二皂供侍婦問故，皂言婢犯禁故，婦曰：罪固應爾，始惟宥之。皂執不可，婦又諄諭，婦旁又隨侍一名，傳命令必釋。二皂乃聽命舍去，婦不暇諦察，得脫奔避而來矣。

### 張郎中作刑部獄神

南京刑部獄中，所事土地之神凡三：一曰刑部土地，一曰司獄土地，一曰某土地。相承如此，不知其所始。正德某歲，本部郎中張君明夢入獄中，有金紫二人巍然並坐，見張來起而相揖甚恭。夢中亦省以為土地神，問之曰：二公必某某，二尊神者與同聲曰：然。曰：尚有一公何在？二神曰：嘻，今方缺席，正幸得公耳。張踟蹰曰：某無能且無恙，烏有是哉？殆誤乎？不然，幸為吾地請得除，荷誠深。二神曰：吾二人正以君剛正明白力薦之，喜諧所請而復何辭？張曰：然則當在何時？曰：暮年耳。張驚惋而寤，頗謂不爽。至明年之秋，張曰：今日殆不免乎？沐浴衣冠，奄然而歿。

### 某縣知縣許某

鄭君說有許某秀才病時疫死一日復甦語家人曰始為捕卒  
追去到冥司冥官視之曰誤矣柰何顧左右左右或欲便留之  
庶免文牘更互官曰不可吾聞之因力自告官曰固不誤爾又  
顧吏曰無恐或是命官何可苟且因命引入一庫曰可自細檢  
之吾入庫滿中皆紗帽也其上各有帖記吾一一舉視後至一  
冠視其識曰某縣知縣許某吾即出以告官果爾吾固謂不可  
忽也又命冥卒送歸倏然而寤其後果然偶失錄許令名里後  
問鄭尚可得之

真君療病

南京一民家生子多病術者謂命應出家父母因詣洞神宮禱  
于上真許為黃冠以事神翼祐其壽康既越童年頓悔前說欲  
娶妻作經紀子年十八病疫甚篤一日無人在室子仰看屋

梁忽見真帝自空而降在承塵之上怒謂子曰汝當來伏侍  
何忽食言吾今當取汝去子心猶明寤懇告曰誠負神明然此  
父母意也神曰然固非由汝今吾度汝死有藥一九吾置之窓  
襦間可取服之愈矣愈却當來事我子感謝神去至門際復回  
曰汝病不消此一九藥可飲其半其半以救一跛子言畢而往  
子即開窻父母來語之故急趨牖視果得藥色若蜂蠟即剖半  
吞之入口所患脫然咸驚駭感佩神賜既而家人在肆中坐見  
一丐者跛而過門竦然曰神所命救者此良是已呼之問其疾  
既瘳矣因道其故以藥授之販即入咽便覺脚已舒健漸次行  
去擲杖而歸明日來謝步如故矣子聞此于魏府揮使徐公言  
此子亦與府中有姪然其父母實冥頑子既愈竟負夙約為之  
納婦今二十五矣猶未知其後何如耳

濟瀆貸銀

濟瀆祠相傳神通。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其槩。一二祠有大池。允欲假金者。禱于神。以琰決之。神許則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而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浮出其券。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盒盛之。投入。俄頃盒子浮起。啓視之。兒活于中。無恙。蓋神鑒其誠。閔而貸其責也。盒外濕而內乾焉。其他類此故多。

水寶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駐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可往與居人商。伴

者漫往語。民言烏有此。買水何庸。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毋計我事。第請言價。民笑漫言須千金。回回曰諾。立與之。衆曰戲耳。須二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民曰戲耳。烏有賣理。回回怒。將相擊。民懼。乃聞于縣。縣令亦令給之。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令又反覆言四千。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懼。以白于府守。令語之。此直戲耳。回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我以此已逗番數日。今悉以貢物充價。汝尚拒我。我當與決戰。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可之。回回即取椎鑿循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即昇出。將去。守令問事。既成。無者變。試問此何物。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寶有幾。衆曰不知。回回曰金貝珠玉萬寶皆虛。天下惟二寶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耶。一寶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

凡用汲者竭而復盈。雖三軍萬眾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時。語畢欣欣持之以往。

### 前世娘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女。生便言我胡都指揮貳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壽妾者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即抱女于懷。女附耳切切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叙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實。因呼之為前世娘。女言幽冥間事。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為一大過路。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臆了了。既長。胡將以嫁人。女不肯言。當從佛法。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既至十六七。胡以事死。既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強嫁之。今安然纔二十餘歲耳。時正德己巳所聞。

### 鬼泣家

海虞有民家。主母死而不離其家。凡家有所為。鬼語于空中。謹從之。每有利益。鬼日夕在室。與人雜處。第不見其形。聞則言。明則寂。一夕其女婦言。試宿火于缶。伺其言而啓燭之。既而復語。婦急發火。第見黑氣一道直起。三四尺高。其上彷彿如人首。迤運行去。

### 人病

近歲京師又有一人。兩體者。一頭四臂。四股。自項以下。胸腹腰

背相對合為一身其陰一男一女面貌亦男女異相男身全活女身乃死者閉目不言不食不便溺二臂抱男身而已男身全無恙太倉高三舍人親見之時亦長大十七八歲人也後不知何如

### 兩身兒

弘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着兩面向外其首如雀其陰皆雄

### 金山脫厄

西吳文學沈正旃沈季和暨太醫馮心文方舟秣陵抵鎮江暮金山之勝駕輕舸往眺之及回棹舟漏水溢衣履盡濡幾沒于江而水中隱隱若有扶之者遂得抵岸時三君舟次丹陽沈季和夜夢書中僕謂曰兩日後當有水厄第二君國器馮君亦曰手可保無虞耳夫事固有定數然三君瀕于危而竟獲以神助可以占異日之樹立矣

### 東陽幻術

劉東陽會稽人萬曆辛巳浙省兵變縛撫臣宮其皆劉實為倡後朝廷遣少司馬張佳胤撫之胤以巨魁不殲無以懾衆心而下車即議勦又恐激變乃密訪首亂者陽尊寵之時東陽與諸同事已散歸稽山胤特召用諸同事俱欣喜而劉獨心疑之與諸同事聯舟忽墮水中胤公差以劉死報胤不復究劉伏水三日潛逃寧夏李承恩之亂劉為鼓噪迨車氏就擒而劉詐經復逃海中說者謂關白即劉東陽未知是否

### 得友全妻

嘉定一鄉民婦甫娠即往金陵應募與同伍吳門二卒相友善

二卒偶給假歸，囑之曰：「來時過余里，幸視予室人安否。」二卒如其言，生探婦，婦為具鷄黍，留宿別室。忽更餘，有尼投宿，乃素相识者。婦延之入，尼曰：「汝先就寢，予欲滌體。」甫睡，耳尼出良，夫婦疑之，往偵，動定見釜中湯沸，內有草履，俄而一野僧入，與尼縛婦，將提履按，娠揉之，婦大唱。二卒驚覺，入縛僧，尼送縣，婦得免。時萬曆壬辰，進士王福徵尹嘉定，讞其獄云。

忍死揮釵

四明人，官憲劉清操，自勵囊中不餘一錢，後林居，致不能炊。與夫人凭欄貯水，夫人徐謂公曰：「妾曩時勸君無效，陳仲之廉，今何自苦如是？」公佯曰：「悔之晚矣。」夫人曰：「妾僅存金釵一枚，何不敢言？」見君饑甚，且有悔心，請出釵易米可乎？公姑許之，及得釵，竟投水中。

周實夫夢

永康周實夫，門有小樓，諸生肄業其上。一夕夢一鄉間士友來訪，戴一塵垢冬帽，出見各啜粥，兩盂。時夏月中，而不帽，而其鄉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醒，方與室人道此夢，婢子報云：「某舉人在。」  
矣。周遽披衣起，盥櫛，取所戴馬尾巾，不復再。又一人偶于架上，拾一紵絲帽，乃咲覆周首，推而出，周與此友且咲且訝，乃曰：「斯固異矣！」然啜粥與否，在我夢其如之何？因命庖人煮肉炊飯，不意友之兄繫獄患病，囑其弟邀周同見縣尹求保放。時尹正欲出外，公幹其兄，使人絡繹相請，甚急。周曰：「吾最怕空腹曉行，連呼酒飯，不能就。」趨起，間諸生有粥在，缶乃咲而請曰：「此友粥，姑啜之，以應夢。」何如？二人各啜兩盂而去。



夢學憲老先生

慈邑一秀才以前程叩東嶽神神夜見夢曰未日午時有隣邑  
兩縉紳過于河試往問之秀才如其言候于河澹果見兩縉紳  
方舟而來一姓秦官侍郎一姓李官參政秀才登舟揖見以嶽  
神語告之二公欲以好言相贈而秦位與年俱尊于李李讓秦  
言秦曰願君只學李老先生是矣秀才喜而退後補糧以廣文  
言盡字與前所祝者乃學裡老先生其數已前定也  
神前集以屬九鯉仙豈傳聞之誤耶

預報解元

鄞城豐南隅名坊其發解之年叩于慈之東嶽神先一晚嶽神  
預夢于主觀者曰詰朝有新解元來汝可報之及南隅至主觀  
者以嶽神語告南隅大喜遂不宿而返是年南隅果登鄉榜第

一後沈蛟門相公王堂金馬一學之夢亦嶽神所錫以昔  
載不述

王翺還珠

翺高邁孤峭人不敢于以私鎮遼東還朝贈遺一無所受有中

事

數顯餽之公固辭其人曰我餽不受卻

不得已納之以襪衣領間卧起自隨雖其

內子不知也父之中貴人死其從子貧而無依公使人召之還

其珠質得千金夫人情恒以奉取示廉而翺始不炫已之廉終  
不沒人之有庶幾陰行善者矣

伽藍示異

嘉靖戊午歲杭郡學生馮天秩天叙延師周憲長毅所浩友姚  
州守惺初鳳翔讀書法相寺而余大叅見齋希周則藏修于寺

之南與馮氏諸公相去百武七月七日馮氏家遣僕携酒餽享  
師友其僕偶觸犯寺伽藍甫及書房而發顛狂其主人禁之乃  
直呼主人名且有遜語衆驚異而用姚二公皆不能禁止亦  
為所侮于是乃招余公來方令人去請而此僕云陽官來吾且  
退則仆地而知人事矣余在座不發狂余去而狂顛如故矣乃  
留余榻于書舍而此僕置之余榻前一夜無事次日余親送此  
僕出窻而後  
至辛酉壬戌周公聯捷官至憲長乙丑  
余始登甲官至大叅而姚公至萬曆丙子亦登科官州守亦大  
夫也不知神人何以獨畏余公而不畏周姚二公耶意者余公  
為名御史而畏之耶抑其人正大而畏之耶不可曉也鬼神司  
造化之柄其必有可畏者在矣

夢大貴人

嘉靖丙申歲杭郡王太守集泉家一義姪生產三日而孩不下  
太守公太夫人夢一神人語之曰汝家義媳俟大貴人至則生  
男矣毋憂也夢覺而適聞擊門聲甚緊時方五鼓耳令人啓戶  
至蓋恭懿與太守公同序文宗視學來  
而其媳已產矣嗚呼恭懿公筮仕四十年  
提督兩廣兩淮提內憲由大司空進位冢宰正色立朝不依阿  
于世與江陵相奪情事議論不合掛冠而歸江陵沒而存問薦  
嘉徜徉西湖者二十年而卒神人示夢信不虛矣

奸僧

西吳許平遠萬曆乙未歲巡撫八閩時閩中一山寺素稱靈刹  
凡宦族姬妾以求嗣至者闔扉守鑰獨宿殿中有絳服真人與

合遂得娠屢往屢驗莫窺其詐者許公聞而心疑之覓一妓作  
良人婦往宿識之曰夜如有遇可偵所從來及所自往頂上潛  
以煤記之妓如其言見一僧從懺佛蒲團下絳衣而出淫之復  
入蓋僧通竅殿中以蒲團覆之衆莫覺也許公次日昧爽突至  
寺衆僧俱長跏迎謁公命去其冠見一黑頂者立拷鞠之得其  
狀遂屠寺中僧焚梵宇

憲監

子燕偶與一妓懽遂傾貲應悔之一夕  
挾利七與妓綢繆數回遂自腐妓大驚曲為調護得不死後入  
掖庭供掃除旋紆朱紫貴極中官亦世間一奇事也

神醫

羅鍊故儒家精醫術診脈斷人生死百不失一有李御史

疾疹之曰是殆有所思不遂李起拜曰神醫也吾少貧約婚某  
為婦翁所嫌離去婦為晤吾不忍婚也服藥而愈又楚王妃周  
氏微恙召入視曰是殆不起當即在今午時妃猶飲食言笑動  
履如常王駭不信鍊請速治殮具且出促周氏諸宗人入問疾

無病第覺之

在上鍊俯首良久目地下鐵杵重六十  
斤曰若為捧而上捧而下上者三下者三曰愈乎其人曰愈矣  
首在上足在下矣問故曰汝以用力傷經絡心逆轉為汝反正  
之耳諸如此類不可殫述著醫書一部授其子某後子乘醉為  
人視疾鍊大怒曰柰何以人性命為戲乎焚其書又一子某中  
鄉試官知州郭泰酒談

天王冥會

虜士張姓者居鴛湖之南葦豆自樂日與釋子談禪頗識真乘者萬曆三年秋見里中磨腐屠猪之妻谷宣羅道侶煽惑男婦從者甚衆張欲攘臂斥又欲為文刺之其妻阻止後夜對月獨坐見二力士黃巾綉袂向前施禮曰毘沙門天王邀虜士一而張倉卒未及致問忽一人牽青獅來玉勒錦鞍躡踞于地力士扶張乘之空濛中覺風雷聒耳雲霞爛目頃至一金城守者森

不更越重門

其天王宿首象鼻若寺中所塑狀張再

謂曰今天下羅道肆偽亂吾真教護法者率不寒心所以奉邀至此者欲勞史筆一正群邪耳即命近侍持白玉硯文犀管并雲箋丈餘列張前張遂俯首聽命數百言一揮而就天王閱畢喜曰此你真能曲表邪衷大轉法輪矣朕將呈覽諸佛開示十方君獲福更無量矣言訖送行則

牽獅者候于闕下更有擎幡執蓋奏樂傳香前導者甚衆須臾到家則諸人倏然散去矣張栩栩自得若夢覺益佞佛鴛湖叟談

趙珙嬖妾

室妬不令視寢多以白晝乘間私

夜有身生  
夜角面作藍色啼聲如鬼惡而殺之凡三乳皆然按月廿二月雷乃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解者謂容止房室之事褻瀆天威故生子形體必有損缺今人于日月雷電之下交接所生男女往往有形怪異者如趙妾事世多歸之妖禍或以為業致之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

神船

陽山惠瑤說其鄰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師還至張家灣附船時

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言欲往蘇州求附載貴人曰吾船今到蘇州爾即命載之民坐船尾良久覺困倦乃脫所着草履置身畔以衣囊為枕暫睡不覺沉寤寤開目乃見身卧草野中囊藉首如故而草屨不見驚起視而日猶未晡行出官道問人此何處曰楓橋也益大駭循途走至閭門入一廟中少憩舉首見神像儼如舟中

屋偏

見粧飾不少異但加小耳船底及櫓

人大驚竦慄下拜問之巫祝云宋

相公廟也

### 鬼還家

吳人雷某死踰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塚設祭方悲哭塚中忽應諾曰汝毋庸痛哭吾今隨汝歸矣其子哀慕之極不復怖畏

即隨聲呼之鬼便向子歷道平生事甚詳悉子到家聞有聲在堂中則其父魂識已歸矣呼妻女出慰問款密宛如生時妻問曰君出世許久亦思食乎鬼曰甚善乃設雞肉于案雖不見形而有頃物自斝盡及暮曰吾當還可令一僕相送僕送到塚鬼

嘯

及期候之鬼便還歸自是晨來暮

去稍稍

理其家每逐賣貨物商人至鬼便與

議價交易初以為怪後亦安之鬼畏狗僕送之嘗為驅狗不令近一夕將去適無送者遂為群狗所噬叫呼上樹而滅此後竟不復來

### 牛言

陽山農民養一牛已二年健而善耕一日暮忽失去民出尋之不得到一田畔見一黑衣人立水中民問君見吾牛否水中人

曰吾即牛也。負君錢合耕作二年以償。今滿矣。更當入西山霍清家。君往得彼錢五千。便可賣我。民間之大驚。反走已。而顧之。又成牛矣。呼家人同往縛歸。明日牽至清家賣之。清一見便忻。然肯買。酬價恰得五千。

說夢

常熟雙鳳鄉人顧某。母老。問壽數。夢神擲與一布裘。即諺所謂。常熟雙鳳鄉人顧某。母老。問壽數。夢神擲與一布裘。即諺所謂。而卒。乃悟。擦膝者。猶云了膝耳。長洲學士。身事。返報云。夢到一高山下。但聞大風刮地而已。後十餘年。果以蠱病死。死後。或解其意云。易卦山下有風為蠱也。太守林知溫州時。遣二吏往問壽數。答云。問孔老人自知之。先是木命孔老人。鋸解一木。隸還報。知明日。木并堂老人適跪白板數。云五十五片。與大年數正合。為之竦

然問曰。尚可解乎。曰朽爛不堪解。木大不樂。未幾疽發背。卒。御史獻臣故蘇人。而占籍京師。既貴。嘗有桑梓之思。自謂他日得嫁女于蘇。且有一居宅。即留家于此。及知浙之永嘉。使從者往乞靈。以決二事。先問嫁女。云白石塔前。先唱第。也是龍華會。

歸于夕

門貼一道家符。上有二印。後王女。一驗矣。及買第城東。併得一道院。入

門見柳

上有天師印二。復與夢合。于是定居焉。一御前。輩忘記。姓為閩守。使道過家時。其妻有妊。將產。守到官。久未得。家信。使祈所生男女。報云是福寧。不是福清。守大喜曰。吾得男矣。問之曰。吾行離家時。語吾妻云。生男當名福寧。生女當名福清。義取閩之二縣也。然此言獨吾妻知之耳。今仙語云。然非男如何。數日報至。果男也。

神丹

河陰米商有女年及笄色美忽為神物所憑常見一美丈夫入房與交合自稱為五聖父母為延師巫治之百方不能止後無可奈何亦任之女每有所須雖遠方非時之物一指顧間可致時出金銀珠貝之類充物于室然一玩即復攝去不肯與女女嘗見之貞星思試取之入手便化成瓦石或是紙所為以塊物遺女其質類石謂女曰此神後活宜寶之止以濟汝一身雖父母不得與也女收藏之會其伯母卒病死女欲驗其物即出之以示母母持去置病者身即蹶然復生神來怒責女曰語汝云何安得輕用吾丹索而觀之即奪去從此遂絕不來

陳子經

四明陳樞子經嘗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陳橋之事曰臣自其而還方屬筆之頃雷忽震其几子經色不變因厲聲曰老天雖擊陳樞之臂亦不改矣後三日子經晝寢夢為人召去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守門者奔入告云陳先生來矣子經進立

朕何負

亮旒黃袍面色紫黑降坐迎之曰

誠知以

陛下然更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

俯首子經下階因驚而寤洪武中子經為起居注坐法死臨刑

上曰吾特為宋祖雪憤矣

一產五男

丙子秋冬間常之武進人張麻妻一乳五男數歲前長洲二鄰十五圖人吳奇妻一乳四男皆不育姨夫徐文甫嘗見人擔二

兒其腹皮相粘不可劈狀若交合者云亦出胎時死

黃提學

前南畿提學御史黃先生如金莆田人弘治甲子舉福建鄉試第一前此有隣縣儒學一齋僕祈夢於九仙欲知是科解首所在得報云一黃二水桶門裡借問黃如金便是思本學諸生無此姓名者必他邑人也乃之莆田訪焉侵晨順途而至一所有兩人揖于

黃氏僕也窺門中則有水桶在焉

遂以夢告已而黃果占首選

江東籤

蘇州江東神行祠在教場之側以百籤詩決休咎甚著靈驗記所知者數事云長洲耆儒趙同魯年八十一有疾卜籤得詩云

前一二三與後二三 是歲用魯卒乃九月九日也或言兩三三為

九九亦正合趙壽數縣橋居民許氏為里長當解軍至湖廣五

開衛憚遠行所欲規免得詩云萬里鵬程君有分既而解至都

司門有綽楔其扁曰萬里鵬程許舉首見之始憶神語長洲

間實松古郡名 生丁麟累舉不第卜以決進退得詩云

到頭萬事撮成一以為終無成矣後應貢初試時編號得空字

遂預貢入太學正德丁卯始領鄉薦其朱卷號亦空字辛未上

禮部亦如之遂擢進士毛先生欽少時眷一妓情好甚篤妓謀

托終身焉私以一釵遺之約以為納資先生持歸意頗猶豫潛

往謁禱得詩云憶昔蘭房分半釵其末云到底終須事不諧先



生讀首句為之驚竦下拜時釵猶在袖也于是謝絕之嘗讀祠  
記云神秦人姓名

五足牛

丙子歲有僧自京師攜一牛至蘇有五足一在後膝下短不能  
及地其蹄類人手而五指間有皮連絡僧牽于市乞錢予親見  
之常聞正統中

家一牛五

原寺先生上京師其子宋序見道旁人  
領蹄反向上以告先生先生曰牛  
正序無有小人在上而生變者乎

後二歲為已巳其言果驗

變鬼

南京華嚴寺僧月堂者往年以募緣遊食至貴州聞土人言此  
中夷俗有人能為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為千豕驢騾之

一齒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宣慰二官重法禁之而終不能絕

僧六時善防之僧與數人坐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必頃

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連齶之僧念之得非向人所去乎即運禪

杖力擊其腰下一羊踏地遂復本形乃一裸體婦人也執而繫

明倩人往報其家家人奔來寺

免出白金三

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

郊見土官導從布署械執人生瘞之問旁觀者云捉

洞庭鷄犬

洞庭山民家有黃犬生小犬長寸餘又一家有母鷄冠  
化為雄能引吭高鳴道官薛用淨聞其地一巡檢說

富人年氏家有魚池近外港夏月大雨水溢鯉魚長數尺者率諸魚一一飛出港而去至暮水漸退魚復還巨鯉仍在前諸魚從之飛擲空中如群蝶交舞嘗觀范蠡養魚經中有魚能飛去之而復還則尤異也

人病

公治中堂

兒一身兩頭出胎即死人爭往觀有與

錢者民

狐之乳醫周媪者為予言曾為

百產兒有一

驚懼殺之埋藏僻處媪秘其家

姓不肯道

穀亭狐

公治中杭州衛有漕船自京師還至山東時冬天河凍停舟八里灣其地去于亭鎮八里故名一日薄暮有婦容服妖冶立岸

上呼兵士為首者求寄宿曰兒此間鎮上人將歸母家日暮不能及如見番不敢忘報兵拒之婦不肯去天益暝請益亟言辭哀婉兵不覺應曰諾即番之宿兵所卧處僅與隔一板中夜婦呼腹痛嬌啼宛轉兵聞之心動乃自起煎姜湯與飲稍逼就之不覺相與倒良以一奇遇也五鼓天大雪有心者兒今夜當復來耳兵所兩市猪肝肺遺之云子可持歸作羹其寢日晏未起時舟中諸人皆知之或有獸跡數十大怪之若計曰彼美而尤且侵夜來未明輒去寧知非妖乎呼兵起訊之初尚抵諱引登岸指雪跡示焉乃大驚吐實相與到鎮上訪之居人或云此地有數百年老狐變幻惑人多矣君所遭者將無是乎亟返舟

辭歸謂兵曰

曰幸甚以此

奉母也婦坦

起循其

有獸跡數十大怪之若計曰彼美而

尤且侵夜來未明輒去寧知非妖乎呼兵起訊之初尚抵諱引

登岸指雪跡示焉乃大驚吐實相與到鎮上訪之居人或云此

地有數百年老狐變幻惑人多矣君所遭者將無是乎亟返舟

集衆持器械薪火而行逐其跡至野外轉入幽邃跡窮見大樹  
可數抱中穿一穴枕頭猪肝皆掛樹枝上衆喜曰此必狐窟也  
環而圍之投薪穴中燒爨良久一狐突烟而出衆格殺之兵病  
癡旬日

真武

江富人

如生男長成

其子其妾有姪丁禱于所事真武之神

以香以謝神呪已而果得男長

以初心不可違強欲一行從兩僕攜其子而往甫至舍于旅邸  
其子忽疹數日竟死丁悲慟默怨曰吾父子至誠數千里而來  
神不賜福亦已矣而更使得此禍乎又數日痛稍定乃登山晉  
兒柩即屬旅翁善守之越三夕兩僕來詣翁以主命載其棺

去詰朝丁至問棺所在翁具言僕故所司曰兩僕從我上山今

尚在後安得有此僕至翁面質之亦駭愕疑翁有他故矢天自

明丁大慟曰吾遠妻妾之言強以吾兒來今既死又併骸骨而  
失之吾歸何以見家人也吾有死而已既入舟日嘗涕泣不食

元歸報入明

夫曰汝惟一子行數千里忍

他人挈

且責僕以不諫其主僕驚不知所對

乃奔告其主

舍舟起至家妻妾交口出罵問其故

乃言旬日

二客携兒入門言吾輩武當燒香

遇而主為事少羈付此兒先送回耳丁大駭呼兒出看之疹癢  
猶在面却道前事皆不信請同歸者証之始知其非妄問兒所  
以生情然不知也

楚巫

楚俗好鬼最多妖巫變幻不一人稱曰師公敬畏之甚武岡州有美聰者尤黠為城隍廟祝廟與南渭王府近王一日脫足纏為風吹至

纏鐵釘釘之

日夜禱祠

具牲牢請

其釘足痛頓瘳獲謝物不貲

盡疾時必命禱上罷輒愈王心疑之乃謂聰來年將大祭城隍必厚勞汝及是王故過期不祭痛輒大作使人約當以禁日祭則復灑然矣王燭其奸召至番之使校說誘其妻得三物以獻王親鞫始猶抵拒出其物示之乃具服獄成馳驛奏

間有 肯囚妖人送京至臨清斃焉于時諸巫大抵皆恣橫人

家有少酒食巫經其門必番享之或不肯往便持送其家不然輒得禍如出而求利遇巫于道懇乞一善言所獲必豐否則多巧敗反唇舉目間皆能為禍福其黨類亦自多讎疾互以術相

法以衣裾承尸氣野外散之經

竟入視屍臭便作矣有知者

惟化作沉香則諸物莫可害然火亦

能繫之

舉益數十夫呼師公祈禳遂

巡即行巫云某巫以宿憾移一山置棺上適已為扶去矣其詭誕可惡如此自美聰之敗此輩始為稍稍斂戢云鄉人果用侍其父教授珉府數日擊其事時府校有李武者亦多變幻用嘗

試其術見鵲止屋上令取之武默誦呪鵲旋五其前徒手得之武云是須邂逅用之則可若預畜獲禽之念則終日不能一二也他物皆類此

楊中

楊寬者常因公宴掌酒見墻角旋風  
賦中多有鬼神試瀝瓢酒酬之一風頓

四人詣東岳燒香遇二卒山

下青

君惠父矣未有以報能同過酒

家少飲平寬罔識其人意必誤也漫應之同入肆飲罷別去竟不曾詢其姓名同輩問之寬以不識對皆笑之既而登山  
庶下至一神祠二塑卒狀貌儼如向所見者相顧大駭寬自  
遇鬼悒悒不樂還故處復見二卒謂寬曰君毋庸疑我我非

君者頗憶往歲事乎我二人嶽帝座下從者也奉使貴縣行路  
鐵渴中待君二瓢之賜甚慙所願昨有事西山偶獲相遇故以  
杯酒相謝耳非有他也言訖忽然不見

方卯彌猴

蘇州屬縣崇明申報云縣民家

一彌猴纔大如棗某公以告

江都御史長洲

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

然其物怪甚度已

一柄臣喜事者承旨取觀何以

應命某公乃止某用見其文移云

雀報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楚人與道藥云用雀  
日頭以藥末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瘥然一雀莫滅也

曰

十七

如教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  
妻覩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  
為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妻亦不悔已而病瘥妻久不產  
育是年忽有姪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倪  
羽毛分明不減刻

異人占星

以此亦放雀之報云

夕好微

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

石眠草  
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  
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藉而臥室中人笑曰君得無悞耶上  
聞而異之即以首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  
此翁頭枕藉脚踣石耳上聽之不覺汗浹于背即夕還宮購求

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

黃村匠人

吳山之西黃村匠者王某夜歸逢一人青衣白束腰如隸卒狀  
問所之曰欲至黃村匠者喜曰身亦却歸黃村令相得為伴甚  
佳便與

匠曰善衣

不謂匠曰君亦思酒食乎吾能

工食之畢謂匠曰

此家了少公事也匠即取鏹

納著柴積中立伺

內擲出一人手足束縛繼而卒自

腮躍出負之而去其行如飛便聞門內哭聲匠知非人驚而奔  
回明日往驗之乃知其家主翁昨晚死矣問得無失物乎乃云  
祭五聖失去一鏹酒一鷄匠者告以夜來所見不信採柴積  
河鏹鷄骨猶滿地始悟其為冥卒也

犬精

治中交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主出行犬嘗隨之他日主商于遠方既去犬亦不見經兩三日主輒歸妻問其故曰塗中遇盜財物俱盡今幸得性命耳妻了不疑周旋閱歲其真夫歸形狀悉如前日妻兩人各自爭真偽妻及隣里不能辨之白于縣縣令逮兩夫如之何皆寘之獄縣一小卒先歸者殆犬精也欲驗之當

視其婦

有

約

是矣蓋犬與人交嘗自後以爪

按其胞故也卒以白令令召其婦問爾家嘗有犬乎曰有白犬前隨夫出矣裸而視其胞有血紋甚多令知是怪密使人以血汚其偽夫即成犬形立撲殺之令從容問卒汝計善矣何從得之謝曰吾妻所教也令諭之曰汝妻不與犬通何緣知此汝歸

雷譴道士

第密察之卒歸看妻亦有紋比此婦亦多以令語責之妻窮吐實乃知亦與一犬通故也妻慚自經死

玄妙觀李道士早歲頗精于焚修晚更怠忽嘗上音詞乘醉戲日被雷震死背上朱書二行可順成化間

視之然後毀除即命駕以往初見山門崇煥已然比入危急甚  
遙入中門廣延倫廡堂殿宏麗尤略無瞻揖之儀傲睨四顧  
後室從宇皆視之遍返駕一伺當命工悉去之及至縣亦無他  
明晨方視事忽身畔一門才跌仆于地倚其鞞而僵尤就開顧

步

稜

左右應是卒死昇之去左右告非卒死此走無常也尤大怒何  
復為此誑語耶吾固欲當弛此風妄云云者應加以重罰而復  
敢爾耶左右言明公姑從衆任之當自起問之可驗苟為不  
一移動則即死矣柰何尤令喚其父母來語之故人母  
之必死矣尤因任

徐徐而

反





